





原件短缺

卷20-26

宋史全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七

孝宗四

淳熙八年春正月

遣臣竊惟陳源係內侍而得參預一路軍政事

其讀建炎二在詔書自崇寧以來內侍凡事皆習至今

內侍不許與主管兵官交通假借饋遺借役禁兵當

是交通借役禁兵且猶不可今乃假以一路總戎之

以防微杜漸之意也甲寅上宣諭曰陳源舊帶添

近奉太上皇帝聖旨為應奉有勞特轉兩官趙汝愚

領軍事其言極當甚不易得丙辰又宣諭曰陳源

奉朝請密院更其應內侍身帶兵官者可並降此

定制

人貂漏師于多魚左氏謹而志之夙沙衛殿齊

數國師齊之辱也臣者于領軍政自古忌之矣

此蓋至於唐世宮掖之變本朝夷狄之累則又

而之甚者也壽皇嘉賞趙汝愚之奏至於再三

其權人為後世慮者

文宗本
淳熙八年

聖王不丙

古詩詩者之

○戊辰冬下執進呈單據設錢數上曰此內外諸軍射射精熟人事也鄉來諸軍只重右手射近又教習左手射頗精各支馮設以示激勸○庚午知台州唐仲友言鰥寡孤獨老幼疾病之人乞依乾道九年例取發當平義倉賑給上曰常平米令代價出糶若義倉米則十年是民間寄納在官之備水旱既遇荒歲自合還以與民況台州自二月義倉米可令賑濟○乙亥起居郎兼太子左諭德本待問奏事上曰春前一雪可喜○問奏近官僚對皇太子賀雪語及此皇太子曰大率之草珍異之皆不足為瑞惟年穀豐民間安業乃國之上瑞上待問奏近者因講周禮太府一節論國家用度當與百姓同○教皇太子曰人君但當以節儉為本此乃言外之意非人君事○海鮮寡則可以愛民為政要不出此兩事耳上曰冬間過人如此誠社稷之福待問奏此皆自陛下家孝中來上曰東宮亦自儉約宮中受用凡百極簡無他者好又謙和慈祥朕常語之曰德性自己溫粹須是廣讀書濟之以英氣則為盡善上又曰恭者不亦

孝宗 淳熙八年

聖訓

聖訓

聖訓

人儉者不奪人恭儉者修身之本朕亦常以此為東宮三待問奏三亦切聞陛下踐履此兩句上曰朕平日用之古人謂不以其所能者病人不以人之所不能者病人皆當踐履○二月庚辰進呈知福州梁正等奏上曰朕復觀文殿孝子趙雄等奏欲令再任上曰難云再任上曰朕復觀文殿孝子趙雄等奏欲令再任上曰難指擇依舊知福州○壬午寧執進呈未及展讀下喜見上曰無一念不在斯民去歲雖旱先事措置米價不增民無流殍上曰亦賴卿等處置精審雄等奏今雖米賤猶慮其無錢可糶欲行上曰去歲旱傷州縣於義倉米內支給至二月終上曰正合朕意於是知平云歲江浙湖北淮西路郡縣間有旱傷去處已令多出糶積等米在行賑糶今雖聞諸路米價低平其間鰥寡孤獨貧不能自存之人無不收藏深所矜憫可令州縣鎮寨鄉村抄籍姓名將義倉米賑濟務垂實惠及民如州縣奉行不虔仰本路漕臣及提舉常平官覓處以重實典憲○己亥進呈太府卿麻峴擬除闕漕上曰師朕來乞此闕乃是師垂為淮東提舉壞官錢二十餘万緡募

莫苦以

承使之就歸... 恩既難... 此... 臣

恩既難... 此... 臣

等日侍左右若作... 且令師發... 順乃除師... 古之刑也... 制今可議乎... 法乃以處... 如何○是月... 矣儼不限... 以所部... 者為平... 臺彈功... 亦薄已... 曰今歲... 不可... 民軫念... 孝宗... 八年

國

高

讀真
宗正
說

又曰曾問王佐... 諸縣續具奏... 以前薄孟子... 是言也○甲... 何書... 未嘗暫止... 豈宴安無所... 將軍為言... 篇論為政... 臣等切窺... 昔人主臨... 神仙今... 孔子之皇... 官侍立... 復行於市... 責耶朕以...

示之○已卯進主茂輝轉對言集議唯強有力者是從不若令各為
 議狀如論科率則札部秘書省國子監官皆預之類上曰如此則廢
 集議矣趙雄等奏煇所論乃漢所謂雜議也恐亦可從上曰今後遇
 事旋降指揮○是月以讀真宗正說終篇賜宰執侍讀侍講說書修
 汪官宴于秘書省○六月戊午戶部言去歲兩浙江東西湖北淮西
 旱傷共檢放上供米一百三十七萬九千餘石隨苗經總頭子勘合
 等錢計二十六萬六千餘貫詔並與蠲放○庚申戶部言乞撥還去
 年旱傷無收經總等錢二十六萬餘貫上曰可盡與之趙雄等奏曰
 初謂錢數太多欲令戶部均認豈謂聖慈略無難色悉以予民臣等
 不勝歡仰○丙寅樞密院進呈昨得旨令密問淮西總領葉宏聞郭
 剛軍中刻剝軍人虛實據葉宏回報郭剛別無刻剝止是舊有軍須
 庫俵賣布塔息一事上曰卿等可諭都承旨傳旨宣諭郭剛令日下
 住罷併本息蠲放免行追索仍令責問本人號曰老將如何猶有此
 等事卿等可更切責葉宏既職事是報發御前軍馬文字此等事如
 何不早以聞必待詢問然後方報此後應諸軍凡有刻剝等事須即
 以實奏知○是月紹興府徽嚴州水命振之○知處州李士龍納租
 孝宗淳熙八年

撥無收錢

部還方

呂祖謙卒

因早

多取加耗詔降一官元數止一萬四千有奇斛面出剩二萬三千餘
 罰受納官趙汝楫追兩官勒停○秋七月乙亥朔○是月定上雨水
 限諸縣五日一申州州十日一申帥臣監司類聚候有指揮即優聞
 奏○錄范質後○呂祖謙卒祖謙自五年冬以著作郎兼推禮部郎
 官以疾奉祠至是終于家祖謙稟資侍異聞道甚早其孝本於累世
 家庭之所傳傳諸四方師友之所講參貫融液無所偏滯與張栻朱
 熹更唱迭和其道復大彰明天下之士翕然歸之祖謙六世祖夷簡
 五世祖公著皆以勲德著聞四世祖希哲首從程頤遊復以儒孝名
 世淵源所漸尤為深遠上嘗令祖謙編次文鑑一書稱其用意有補
 治道平生著書至多皆以繼絕表微扶正息邪晚年所輯大事記雖
 未及就其經世之意亦可槩見其他所著經說海內往往家傳人誦
 與伊洛之書並行于世云○八月丙午宣諭云朕緣久旱不雨曉夕
 思所以寬郵無事不在念今且將諸路節次泛拋招軍並與蠲免○
 壬子召侍從官王希呂以下頒示御札曰朕謂侍從之臣當以論思
 獻納為任今後事有過卒政有闕失卿等即宜盡忠極言或求對或
 入奏務在於當理而後已各思體此稱朕意焉○壬戌樞密院進呈

案集

入

趙雄

罷相

王淮

右相

導

分吏

法

察

法

准西運判趙彥逾奏本路歸正人約有二千餘人強壯者欲委官總
 轄教閱以機察其動息上曰其人歸正日久皆能耕鑿居止已安自
 成生業若遽然差官前去總轄乃所以搔擾使之不安劄子不須行
 ○是月趙雄罷相出知瀘州時有言雄多私里黨者於是命大臣進
 擬皆於姓名下注本貫封入遂為故事○以王淮為右丞相○九月
 甲午進呈提領贍軍府燕世良申前官吳淵薦本所幹官楊絳與陞
 擢差遣今復措置開請有勞乞申前命緣其人今合赴部改官未審
 如何或只與堂除知縣上曰朕方與卿等共守此法姑候一任回却
 與陞擢○是月以江浙湖北旱出爵募民振濟○冬十月癸亥中書
 門下省言乾道八年七月內已降指揮御史臺合資察彈劾事件並
 分隸六察如有違戾去處令監察御史隨所隸所許令訪聞覓察聞
 奏詔劄下御史臺六察遵守施行○甲子宣諭付知臨安府王佐
 按新寧國府監押王康成為人便到赤岸欲上岸赴宴間康成乘馬
 經過不下馬上曰可罷新任差遣又曰所以王佐奏狀不欲徑批出
 施行尋常文字須是經由二省施行方合事體記得向來參政周必
 大曾有此請故朕遇事不忘○頒志義傳國子監簿踰良能所進也
 孝宗淳熙八年

起於戰國王蠲終於五代孫晟上下二千一百年所取者一百九十

人凡二十卷乞頒之武孝授之將帥上曰忠臣義士不顧一身誠可

以表勸風俗○罷宴先是年例賀雪即賜宴以連歲荒歉銀食器

權罷○十一月甲戌臣僚言在法諸因餓負以同居網麻以上親與

人若遺棄而為人收養者仍從其姓各不在取認之限聽養子之家

申官附籍依親子孫法今之災荒亦非一處向去矣冷棄子或多若

令災荒州縣坐上件法鏤板曉諭使人人通知之則人無復識認之

慮而皆獲收養矣率行荒政此其一助詔從之○辛卯進呈吏部侍

郎趙汝愚奏廣招徠之路絕朋比之嫌莫若用故事令侍從兩省臺

諫各率所知若干人須才用兼備而未經擢用者陛下以其姓名悉

付中書籍記候職事官有闕則選諸所表以次用之其有不如所率
 則坐以謬率之罪上曰此說極是可從之王淮奏御筆抹若干人字
 今云作二三人上曰可○是月詔諸路振饑○新除浙東提率朱熹
 入對奏言陛下臨御二十年間水旱盜賊略無寧歲意者德之崇未
 至於天與業之廣未及於地與政之大者有未舉而小者無所繫與
 刑之遠者或不當而近者或幸免與君子有未用而小人有未去與

真 實 對 朱 熹 趙 汝 愚 王 淮 趙 汝 愚 王 淮 趙 汝 愚 王 淮

言
改

大臣失其職而賤者竊其柄與直諫之言罕聞而諂諛者眾與德義之風未著而賊汙者騁與貨賂或上流而恩澤不下究與責人或已詳而反躬有未至與夫必有是數者然後可以召災而致異又言陛下即政之初蓋嘗選建英豪任以政事不幸其間不能盡得其人是以致令之賤始得以奉燕閑備驅使而宰相之權日輕又慮其勢有所偏而因以墜已也則或聽外廷之論將以陰察此輩之負犯而操切之陛下既未能循天理公聖心以正朝廷之大體則固已失其本矣而又欲兼聽士大夫之空言以為駕馭之術則士大夫之進退有時而近習之從容無間士大夫之禮貌既莊而難親其議論又苦而難入近習便嬖側媚之態既足以盡心志其胥吏狡猾之術又足以眩聰明此其生熟其苦既有所分恐陛下未及施其駕馭之術而先墮其彀中矣是以難欲微抑此輩而此輩之勢日重雖欲兼採公論而士大夫之勢日輕重者既挾其重以竊陛下之權輕者又借力於所重以為竊位固寵之計中外相應更濟其私日往月來浸淫耗蝕使陛下之德業日壞和佞充塞貨賂公行兵愁民怨盜賊間作

孝宗皇帝八年

論
東
荒
救

災異致見饑饉存臻群小相挺人人皆得滿其所欲惟陛下下子無所得而國家顧乃獨受其弊因論浙東採荒事上曰連年饑歉朕甚以為愛州縣檢放多是不實時熹乞勸諭推賞上曰至此却愛惜名器不得又乞撥賜米斛上曰朕於此並無所惜又乞預放來年身丁錢上曰朕方欲如此措置寬卹數事熹又奏星變事上曰朕恐懼未嘗一日忘上又曰朕未嘗一日不三省吾身熹續又奏自今水旱約及三分已上即乞并第四等戶依此施行又奏乞推行建寧府崇安縣社倉法於諸路州軍熹又上宰相書云朝廷愛民之心不如惜費之甚是以不肯為極力救民之事明公愛國之念不加愛身之切是以但務為阿諛順旨之計然民之與財孰輕孰重身之與國孰大孰小財散猶可復聚民心一失則不可復收身危猶可復安國勢一傾則不可復振至於民散國危而措身無所則其所聚有不為大盜積者耶○搜白鹿書院從朱熹之奏也洞本唐朝李渤舊居有臺榭環以流水雜植花木為一時之勝南唐昇元中因建李館買田以給諸生李者大集乃以國子監九經李善道為洞主掌其教授本朝太平興國二年賜以印本九經七年又官其洞主明起是年始置南康軍

舊
書
院

官中
種麥

遂屬郡境至祥符初直史館孫冕請以為歸老之地及卒葬焉其子
比部郎中環復置家館以教子弟四方之士願就學者亦給其食後
經兵亂屋宇不存至是復之○十一月甲子進呈范成大具到上元
縣所種二麥王淮等奏得成大書謂春麥惟郭剛能言之蓋北人謂
之劫麥上曰此間人亦不知已令宮中種看淮等奏仁宗皇祐元年
五月召近臣以下於後苑寶殿觀刈麥仍諭以新創此殿不欲植
花卉每觀種麥於此今又見其成庶知民事之不易陛下可謂同符
仁宗矣○葛郊言荒政二事一乞特降指揮諸經總制錢如遇州縣
災傷年分本處知通權免比較賞罰其課利場務並令遵見行條法
依所放災傷分數免比不得令本州抑勒縣道陪備一乞降旨應荒
歉州縣且專以救荒為務宴會之類理合節損所有諸處迎新送舊
兵卒公吏借請及供帳從物之屬所費不貲亦合裁減兵卒亦宜存
留以防緩急詔並從之○是冬淮東提舉趙伯昌奏通泰楚州沿海
去處舊有捍海塘一道東距大海北接鹽城計二萬五千六百餘丈
始自唐饒州使李承寶所建遮護民田并蔽鹽竈歷時既久頽圯不
存至本朝天聖改元范仲淹為泰州西溪鹽官方有請于朝凡調夫
孝宗淳熙八年

善行
荒政
三事

川官
善書

入
善書

四萬八千用糧二萬六千有畸而錢不費焉一月而畢規模宏遠高
出前古豈使海潮沮洳曷鹵之地化為良田自後漢失修治宣和紹
興以來夔被其患每一修築必至申明朝廷大興功役然後可辦望
專委淮東鹽司今後捍海如遇坍塌去處不以功役大小即便委官
相視計料隨壞隨葺勿令寢淫以至大有衝決務要堅固可以永久
從之○是歲詔舒州蘄州鑄鐵錢並以十五萬貫為額○詔久任四
川監司郡守之人令更迭與東南差遣其在任未久者既有任滿前
來奏事拍揮候到開始得別與除授從臣察之請也○兩府
淳熙九年春正月壬申朔○是月振兩浙饑○初池州汪青坐
盜發逆角誅後他卒事竟知殊青罪詔失入官吏趙粹中落職餘責
罰有差青家支給五年王淮奏陛下念一夫之冤存恤其家恩及幽
明矣○內出正月所種春麥並秀實堅好與八九月所種無異詔降
付兩浙淮南江東西漕臣勸民布種○三月戊子臣僚言監司帥臣
臧否所部深得考功課吏之意然郡守更易則人有幸不幸監司帥
臣好惡不一則言有當不當有已去而不及臧否者有近到而已遇
臧否者此人有幸不幸也或取其辦事而不言其害民或喜其彌縫

論
不
司
失

揚
言
批

聖
聖
聖
聖

聖
聖

而不言其疎緩或畏其疆有力而不議或以其疎遠無援而見斥此
 言有當不當也且就一路而言之則其數寬就數人而言之則其數
 窄計一歲而論之則其能否為已見計數月而論之則其能否未可
 知而遽臧否焉此人所以幸不幸言所以當不當也乞詔諸路監司
 帥臣自今臧否所部必須總計一歲人數不問已去見在就其中區
 別之或臧者朝廷已加擢用亦須用臧之次者或否者朝廷已行罷
 黜亦須臧否之次者其或臧否不當必令具折以聞詔除初到任人
 外餘從之○是春召對楊甲尋除太宰錄事獻書方言大略謂人主
 之職不過聽言用人分別邪正而近歲以來權倖用事其門如市內
 批一出疑謗紛然謂陛下以左右近習為腹心而不專任大臣以選
 羅同察為耳目而不用臺諫今中外文武半為權門私人親交私
 黨分布要近良臣吞聲義士喪氣願陛下哀之救之至於民兵之宜
 兩淮百姓如被兵火舒新被誘民不堪命西南諸夷乘間出沒而馬
 政日急高直厚幣以騶戎心臣恐陛下今日所少者非特馬而已又
 有司理財一切用衰陋漏益之策上於責糶店估李田鬻官地而所
 在爭獻羨餘此風日熾恐陛下亦子無寧歲矣其末言今日之事必
 孝宗淳熙九年

正其本則在陛下講學○夏五月丙子內出御筆手詔宣示宰臣王
 淮等曰朕惟監司郡守民之休戚繫焉察其人而任之宰相之職也
 苟選授之際惟計履歷之淺深不問人才之賢否則政治之闕孰甚
 於斯今後二三大臣宜體國愛民精加考擇既按以資格又考其才
 行合是二者始可進擬夫然後事得其宜用無不當故傳曰為政在
 人卿等其謹之毋忽○六月辛酉詔浙漕行下所部州縣常切禁止
 官民戶毋得將草蕩園畧成田如失充察其漕臣取旨施行○詔侍
 從臺諫奉官填充監司者各一二名○是夏饒州飢命振之○秋八
 月庚子侍從臺諫集議聞奏自宰相執政侍從卿監正郎員郎分爲
 五等除致仕遺表已行集議裁減外將逐郊蔭補恩澤每等降殺以
 兩酌中定為止數武臣比類施行宰相十人開府以上同執政八人
 太尉同侍從六人觀察使至節度使御史同中散大夫至中大夫四
 人右武大夫至通侍大夫同帶職朝奉郎至朝議大夫三人職事官
 寺長貳監長至左右同諫開封少尹釐務及一年須官至朝奉郎并
 朝奉郎元帶職人因除在京職事官而寄職者同武翼大夫至武功
 大夫同非侍從官無遺表外見行條格致仕遺表通減三分之一餘

王准
宗正
相

陸贄
宗正
相

分不減紹興初中書舍人趙思誠上任子限負之議詔從官集議
 是始用廷臣集議行之○淮東蝗○九月辛巳大享明堂先是詔少
 師史浩少保陳俊卿赴闕陪祀並辭不至○癸巳御講筵侍讀鄭丙
 進陸贄論奉天上尊號狀上曰德宗不達理如此禍難未平乃欲
 上尊號○甲午淮南運判錢冲之言真州之東二十里有陳公塘
 回百里本司近巴興修塘岸建置斗門石撻各一所於東西湫口二
 處乞於楊子縣知縣縣尉衙內帶入兼主管陳公塘六字庶責有所
 歸從之○是月以王淮梁克家為左右丞相○冬十一月癸酉宗正
 丞樓鑰轉對論士大夫風俗事上曰唐文宗說去河北賊易去朝廷
 朋黨難朕常笑之有何難事只是主聽不聰○甲戌吏部尚書鄭丙
 讀陸贄奏議奉天論蕭復狀至但垂睿詰誰敢面謾蕭復若相囑求
 則從一等何容為隱從一等儻自固互則蕭復不當受疑上顧丙曰
 德宗猜忌可謂不明丙奏曰德宗見理不明故每事猜忌當患難時
 陸贄之言多聽納及事定後贄言多懇切亦不免見疑矣上曰此皆
 不孝之故○庚辰鄭丙讀陸贄奏議駕幸梁州論進獻瓜果人擬官
 第二狀畢丙奏曰官爵天下公器人主所當吝惜上曰此人君厲世
 唐宗 淳熙九年

秦鏡之具又曰名器豈可假人

貴之君以為賤則人賤之矣天寶之季嬖倖傾國爵以私受網紀
 蕩然流弊至於肅宗大將軍告身一通紙易一醉名器抑可謂盡
 矣德宗且欲授官於捧瓜擊果之微豈非家法之壞至是極耶塔
 遠之禍幾至亡國無足洗者壽皇因讀陸贄奏議乃有名器不可
 以假人之言二十八年之治所以官不及私唯爵罔及惡德者蓋
 能深戒前代之失永貽萬世之則也

○是月夔州路飢○十二月戊午宰執進呈乞令太學生習射事上
 曰向來玉津園燕射惟武臣射恐祖宗典故文臣亦當射

○淳熙十年春正月戊子詔廣益復行鈔法略曰益者民資以食
 向也官利其贏而自鬻又為民病朕既遣使諭之得其利害以歸復
 謀諸在廷僉言惟允始為之更令許通商販而社官鬻民固以為利
 矣然利於民者官不便焉何者監之息厚凡官與吏之所為妄費以
 濟其私者異時一出於此一旦絕之無所牟取必胥動以浮言將毀
 我裕民之政且朕知恤民而已浮言奚恤矧置監司守令皆以為民
 朕有美意弗推而廣之顧楫而壞之可乎七月一日為始罷官般官
 賣通行客鈔法○庚寅密院言揀汰事上曰兵不選練則不精但州

御史
表

陳源
與

郡未裕若養老人數過多艱於贍養其六年八年九年分揀汰官兵
可再發半年○辛卯進呈鎮江總領所乞降新會兌換上見前具新
印會子數目乃曰新印會子比舊又增多大凡行用會子少則重多
則輕○壬辰密院進呈鎮江軍兵二年加減之數上曰養兵費財國
用十分幾八分養兵周必大奏尚不啻八分上曰今民間未裕江東
浙西寄招鎮江諸軍又武鋒軍歲額人數可並權免三年所有諸州
日前未足之數特與蠲免○是月以黃洽為御史中丞自乾道五年
之後不除中執法者十四年洽嘗奏云固可以知人輕聽亦至
於失人是故聽言不厭其廣廣則度幾其無壅擇言不厭其審審則
庶幾其無誤上深然之○二月癸卯用御史中丞黃洽奏詔罷內侍
陳源宮觀建寧府居住先是陳源罷德壽宮提舉有旨與落階官臣
僚言其過罪之寢罷成命與一在外宮觀從之至是洽又言其罪狀
灼然乞賜重責故有是命既而臺察又疏其黨與皆一時之巨蠹於
是武略大夫徐彥達除名勒停道州編管家財產業並籍沒進納
德壽宮其子徐必聞等二人並追官勒停執士昌追進武校尉李庚
追官勒停仍送道州編管士昌源之廝役以違法遷轉李庚本臨安

放揀
天兵
逐便

官
齊
臣
宰

府都吏與源交通補官彥達嘗充德壽宮閣子童書為導一為源管
家務官至正使職至鈔管源之力也○三月丙寅朔建康都統制
郭剛言去歲合揀汰效用軍義兵一百八十五人自言願得逐便欲
乞揀汰上曰正恐離軍失所所以尚留如此與放逐便○已丑福州
奏都巡檢姜持立捉海賊九十四名報勳二十八人招伏餘六十六
名被虜在邢不曾行劫並給據釋放上曰趙汝愚如此處置甚善古
者制刑王者言省而有司執法若有司但務姑息何以示懲○是月
詔舉制科○夏四月丙申詔臨安府係駐蹕之地本府屬縣民戶身
丁錢可自淳熙十一年為始更與蠲放三年仍給降黃榜特諭○進
呈監司帥臣奏到臧否先數日上曰監司帥臣奏到守臣臧否而不
行黜陟何以勸懲可與後省將兩歲臧否其尤者以聞是日將上臧
者多已用否者多已黜有未陞黜者數人前知普州范仲圭前知瓊
州韓璧前知復州王去惡皆在臧之目新萬安軍湯為在否自上曰
王去惡有平黎之功而又通曉郡事可召赴行在范仲圭韓璧任滿
也監司差遣湯為罷新任○癸卯大理寺丞張抑言浙西諸州高宗
大姓於瀕湖岐湯各占為田名曰塘田於是舊為田者始備絕不出

入之地淳熙八年雖因臣僚劄子有旨令兩浙運司概括而八年之後圍裹益甚乞自今責之知縣不得給據責之縣尉常切巡捕責之監司常切覺察仍許人告令下之後尚復圍裹者論如法從之○是月廣西運判王正已奏云陛下加惠遠方恐官賣科擾民無所告民行客鈔以救其弊德至屋也陛下本以寬裕遠民而今來兩路通行却成發泄東鈔借使兩路分畫界分西路漕計不虧諸郡可以支吾寧戶不致貧乏豈非陛下之本意願聞闕乏之端有如二十餘州上下煎熬倘有申請朝廷豈能坐視必須懇副則東路雖有贏餘亦長朝二暮四恐徒紛擾又云頃年章潭為廣東提舉鹽事力主兩路通行之議及就移西路運判客鈔不敷漕計大窘寢食幾廢又得東路二十八萬緡遂以少寬即同帥臣范成大乞行官賣此則易地而不可行者歲月未久可以覆轍又云紹興間通行客鈔能三十餘年者以西路有折科招索之類後既住罷漕計遂窘因有官賣之法其後更易不定大槩以東鈔通行西鈔不登為患萬一必須通行則西路漕計或闕亦須預作指畫不可臨事關誤然不若分路為允也○五月甲子朔○是月臣僚言祖少用人初無清濁之別韓琦第一人

孝宗 淳熙十年

士及為未免監左藏庫後為度支判官皆獲稱職乞明詔大臣如行在左藏庫之類稍重其選與免待闕遇館學有闕却於此取之以廣得人之路從之○鄂州都統郭果言襄陽屯田二十餘年雖微有所獲然未能大益邊計非田不良蓋人力有所未至且無專任責者或謂屯田恐妨農習而不知分番耕作乃所以去其弊或謂耕作勞苦恐其不樂而不知分給穀米人自樂從以樂從之人為實邊之計可謂兩便本司見有荒熟田共七百五十畝乞降錢三萬緡收買耕牛農具便可施工餘力亦可劬荒田開墾從之○六月丙申王淮等奏兩日酷暑聖躬得無煩鬱上曰朕自有道以處之但深閭閻之民不易度耳往在潛邸嘗有詩云間閻多勤鬱方愧此身爾淮奏陛下隆興盛暑每以百姓為念真三五帝王之用心聖克家奏昔唐文宗詩云人皆苦炎熱我愛夏日長柳公推屬以薰風自南來殿閣生餘涼君臣夙歌賂無一言及於百姓而大書殿壁自以為詞情皆足蘇軾嘗效其詩以謔之云一為居所移苦樂亦相忘願言均此施清陰分四方今陛下不以隆暑為畏而長懷閭閻之苦唐之君臣真有愧云○已酉進呈大府寺丞勾昌奏蜀中制置使一員任六十州

酷暑
念簡
閩

田里

寶

陳賈

州金

之安危或有疾病遷動自朝廷除授動經年歲方始到任願於從臣
 中常請一二人於蜀中今作安撫使一旦有制置使關使可就除其
 於思慮預圖最係國家大事上諭宰執曰此正在卿等留意今後欲
 除蜀帥須是選擇可備制置使之用者庶幾臨時不至缺事○詔經
 理屯田建康府御前諸軍都統制司奏近準御筆措置屯田契勘淮
 西荒閑田土如昨來和州興置屯田五百餘所廬州管下亦有二下
 六圍皆類江臨湖號稱沃壤自後廢罷後遂逐州召人請佃尋許承
 買今多為良田自餘荒地亦有豪強之戶冒糾包占詔令淮西帥漕
 司同共取見係官田畝實數聞奏都統郭剛尋奏相視得和州歷陽
 縣荒圩五百餘頃可以開耕每田一頃三人分耕合用官兵一千五
 百人建康留守鈔良臣亦奏上元縣荒圩并集地五百餘頃不礙民
 間出水可以修築開耕○辛酉詔曰朕履四海之籍託王公之上深
 惟民之未贍惻怛在心惟吏或不良無以宣德明恩若乃貪黷無廢
 與貨為市漁奪百姓侵牟下民有一於斯足批邦政天下之大君也
 之衆假勢放利寔繁有徒若此朕雖有愛民勤政之誠焦勞於上仁
 恩利澤何由而下寔哉朕羸服之初蓋嘗考法祖宗嚴賊吏之禁其

孝宗淳熙十一年

持心不移覆出為惡者既已速治一二厲在位矣歲月既久法以玩
 緩賊過之吏怙習寬政日甚歲歲今列官之職奸法不忌是與盜無
 異也國有憲法朕不敢廢可自今後命官犯自盜枉法賊罪抵死者
 籍沒家財取旨決配並依隆興二年九月已降詔書施行必無容貸
 ○是月兩浙水命振之○監察御史陳賈奏略曰臣竊謂天下之士
 所學於聖人之道者未始不同既同矣而謂已之學獨異於人是必
 假其名以濟其偽者也邪正之辨誠與偽而已表裏相副是之謂誠
 言行相違是之謂偽臣伏見近世士大夫有所謂道學者其說以謹獨
 為能以踐履為高以正心誠意克己復禮為事若此之類皆學者所
 共學也而其徒乃謂己獨能之夷攻其所為則又大不然不幾於假
 其名以濟其偽者耶臣願陛下明詔中外痛革此習每於聽納除授
 之間考察其人擯棄勿用以示好惡之所在庶幾多士靡然向風言
 行表裏一出於正無或肆為詭異以干治體從之○廣西道司中昭
 州金坑五處近年所入不多若行廢罷以裕民間甚便本部欲行契
 勘上曰不必契勘便行廢罷○詔監司帥臣每歲於部內舉廉吏一
 二人其實近來上中書籍記以備選擇如無聽闕○秋七月乙丑詔

水旱
先祈
後

以旱
求言

知廣州鞏湘以任帥閩備著效勞可除龍圖閣令再任○庚午禮部
大常寺言開寶通禮州縣水旱則祈社稷典禮具存政和五禮新儀
雖不該載見今朝廷或遇水旱亦行祈禱今欲從臣僚所陳遇有水
旱令州縣先祈社稷委合典禮乞朝廷指揮從禮部太常寺修定儀
注行下詔從之先是臣僚言州縣遭水旱神祠佛宮無不遍走而社
稷壇壝闕然莫或顧省彼五土五穀之神百代是尊是奉豈應祈報
獨不得與羣祀同享精純於是下禮寺看詳而有是命○甲戌詔曰
朕涉道日寡秉事不明政化失中以干陰陽之和迺季夏涉秋旱暵
為患大田失望民糜錯男女傷以思反己自咎可自今月十三日選
殿減膳令侍從臺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各條具朝政闕失毋有所
隱朕將親覽考求其當以輔政理咨爾在位副朕志焉○乙亥詔曾
任知州而為郎官卿監曾任卿監郎官而復出為監司之人陳乞開
陞者依兩任無人薦舉處條例特與免用舉主理為資序從臣僚之
請也○癸未宰相王海梁克家知院周必大僉書兼樞參政施師點
以旱乞避位詔不允上宣諭曰朕心未嘗放下一日之間天下定行
一兩遭又曰數日群臣應詔言事並無及朕過失多言刑獄事刑獄

孝宗 建隆十年

通帥
論用
人才

舉武
使

之主
感天

自有成法王海對曰陛下憂勤如此更有何過失可指○乙丑臣緣
乞詔大臣自今維揚合肥荆襄四路帥當於曾任近臣中簡記除授
上曰均是帥臣豈可輕授此在卿等簡擇○八月甲辰進呈次因論
人才上曰若是平穩無才略人不難得須是有材而不刻慈善而不
謬王淮等奏陛下二語可謂盡用人之要大抵有材者多矣之刻慈
善者多矣之謬○乙巳進呈再安誠劄子乞遵依仁宗皇帝之制采
用司馬光之言嚴實淨費量加撙節上曰近日臣僚言多用司馬光
撙節之說蓋仁宗時亦自乏用故司馬光有是言朕嘗見一老內臣
云哲宗皇帝極愛惜錢物不肯多賞賜臣下王淮等奏節用裕民之
本陛下常以祖宗為法天下之福也○戊申詔侍從兩省管軍知制
御帶及在內觀察使以上於武官中各舉有威儀善應對堪充奉使
接送伴者一名聞奏其已被差人不許薦舉○辛亥進呈湖州總司
乞承米事因言得湖北報七月十八日大雨滂澍秋成可望上曰是
因朕食素就宮中設醮但見雲雲四合不知得雨如此之廣王淮奏
曰經所謂惟德動天無遠弗届上曰人主於天尤親感召之速終是
異於臣庶○庚申詔左藏南庫撥隸戶部提領所事限五日結局

南庫
之始

總制
錢

內外
積錢
之蓄

獨批
欠內
藏錢
物

先是戶部具南庫收支項曰上謂輔臣曰見在錢三十五萬餘貫盡撥付戶部其餘金銀等物令陳居仁點檢具數以聞上又曰欲併庫庫歸左藏令收管自理會朕亦省事卿等可子細令具南庫五年間出入帳親自點檢故有是詔南庫者本御前積管撥賞庫也休兵後秦擄取戶部案名之可必者盡入此庫戶部關之則予之捨死屬之御前由是金帛山積上即位之始年納右正言表亨之請家收為左藏南庫專一積管應副軍期然南庫移用皆自朝廷非若左帑直隸於版曹而為經費也至是始併歸戶部既而尚書王佐奏言南庫歸版曹無益而有損乞就撥歸封樁庫其朝廷年例合還戶部錢却於封樁庫支不從○戶部尚書王佐言經總制錢歲額一千五百萬貫年來寔生姦弊或偶無收則便於帳內豁除而創生案名更不入帳分隸近年積欠直待赦放切恐暗失經費詔戶部將淳熙八年終以前拖欠及未起錢數並特除放自今收過額其知通并提刑司官屬委本部覓察從修施行○是月寧執奏封樁庫見管錢物已及三千餘萬緡上曰朕創此庫以備緩急之用未嘗敢私也封樁庫者亦上所創也其法非奉親非軍需不支先是六年夏四月提領本庫言

淳熙八年

其管見錢五百二十萬貫其後往往以犒軍或造軍器為名撥入內庫或睿思殿或御前庫或修內司有司不敢執尋又奏內外積錢總錢四千七百餘萬上曰何以聚人曰財周以家平則國用周禮一書理財居其半後世儒者尚清談以理財為俗務可謂不知本矣祖宗勤儉方全盛時財賦亦自不足至變更鹽法侵及富商朕二統之未嘗一毫妄取亦無一毫妄費所以帑藏不至空虛緩急不取之民非小補也○先是上以諸路財賦浩繁令兩侍郎分路管認是年王佐為尚書又請於次年四月將諸路監司守倅所起上供錢比較以定賞罰自是罕有補欠○九月壬午詔諸路州軍拖欠內藏庫諸色案名錢物自淳熙九年終以前實欠並特與除放以後常切謹納如有違慢仰本庫開具所欠州軍當職官吏取旨施行翌日王淮等奏聖恩溥博不知所欠數若干上曰六十萬貫○冬未與元府都統制吳挺言本司同安撫司增置賞錢募人告捉盜賊解鹽入界見係出戍官兵把截去劫賊行搜捕外有不係官兵出戍地分乞行下巡邏州郡督責捕盜官司搜捕詔利路安撫提舉各申嚴行下階成兩和鳳州禁止毋得透漏如未覺察守令並取旨重賞施行○冬十月

戒星
孫女
道

午詔士管魏惠憲王府欲從義可傳百羅忠信并母白氏今來皇孫
女安康郡主凡百宜執婦道不可慣縱所有晨昏安省之禮候得指
揮方免若曰望節序並從常禮務成肅雖之德儻或違此別有誠訓
史以爲美談今輔安康下婚聖訓申戒諄切如初其所以終夫
美教化之意禮古有光矣

蔣繼
周言
義按
弊

○乙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國家役法自祖宗以來前後講論詳矣行
之其或不能無弊者非法弊也人弊之爾苟得一賢令尹則人樂爲
之爭元是知其弊誠在人而不在法自范成大唱爲義役之說在人
者自而趙州六邑之民擾擾乎十有六年于此矣夫狹鄉民貧私相
借助以供公上之役是特鄉里常情爾成大張大其事標以義名且
欲改賜縣名行之諸路朝廷固已察其情狀不可其情矣成大不已
再有所陳囑其代者使遂其說至陳孺知趙州親受其弊任癩癩事
乃始備言其實陛下即可其奏於是趙州之民始獲息有於義役之
罷三兩年來信說復作一布衣之上書未必公言朝廷令守臣李
看詳蓋欲其詳酌可否曾不能參照案牘傳詢民言辨范成大陳孺
所奏益實有諱于就而罷之乃從而附會其說斷以已見官民僧道

孝宗淳熙十年

有私
心法
便不
行

出田一等他日貧富置之不問人以為重擾條畫利害訟于烏臺臣
嘗問鄉閭出田助役然則可用曰將以賂吏胥有常數也吏胥之誅
求於執役者官立法以禁之猶懼其不懲使上之人通知之其何以
訓夫立賞以誘之而舉行者不加勸立罰以威之而沮敗者不加畏
給官田以助役亦終於不可行則出私田者民情之不樂從可見矣
欲望特降睿旨將趙州及兩浙有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
不得干預其間民自難久行或不能息爭訟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
照應物力資次依公差募仍乞將季翔罷黜以謝趙州兩浙十五六
年間義役之擾從之○丁未進呈大理寺奏內侍之子賈俊民等代
筆案後民當降一官勒停上初欲貸其勒停而更降一官又思餘人
亦當視此以降罪乃曰人有一點私心法便不可行並如奏次日王
淮等奏陛下用法如此可謂至公上曰不怕念起惟恐覺遲然人之
所以未免一念之起者正以脩行未到淮等奏陛下每言唐太宗未
嘗無過只是覺得早陛下可謂覺得早矣上曰凡事順其自然無容
私其間豈不心逸日休○先是詔廣益復行鈔法罷官般官賣是月
廣東提舉常平茶鹽韓璧奏畧云臣叨恩備數東路提監同措置西

韓登
言廣
法

路鹽事所以東路事體尚須到官悉心推究至如西路臣三任九年
之間粗知其略廣西民力至貧歲入至薄官兵備邊之費盡取辦於
船賣猶懼弗給今一旦住賣束手無策全仰給於漕司往年改行鈔
法時自有漕司應副逐州取撥彙名數目可率而行又朝廷頒降祠
部及會子錢計四十萬下西路漕司通融為十年支遣及諸州各有
漕司寄椿錢以此隨其多寡應副諸州闕乏之數使足以供公上瞻
官吏養兵備邊則可以堅客鈔之行上副陛下改法裕民之意尋詔
於支降四十萬數內推支二萬貫付靜江府五萬貫分給諸州軍充
海熙十一年歲計支遣一次續又從諸司申請撥廣東增賣鹽鈔剩
錢五萬貫及令封椿庫支會五萬貫充廣西十二年分歲計○十一
月壬戌朔日有食之○癸酉進呈舊按閱犒賞例上曰勅分已定不
須舊例盡是內庫支一色見錢此錢椿留朕初無他用王淮等奏陸
下平日未嘗妄費今以激厲士卒人百其勇上因言士氣要須激厲
每戒主將云率伍遇戰未可使用大陣且以小陣試之每一捷即加
賞資將見人人自奮○是日進呈欲召為郎者六人上熟視曰陳
善得沈密一亦可此文字且留中王淮等奏用人不厭詳細須是
孝宗 海熙十年

用人
不厭
詳細

訪問
外事

不受

安南
貢象

較方可○甲戌上幸龍山教場大閱大犒兵師為錢三十六萬○丁
丑進呈畢上出癸酉留中文字及錄示王尚之等六人曰朕兩日於
班簿中檢得此數人可並召赴行在餘亦難得又諭却於寺監丞中
揀人為提舉如此更迭出入則所用之源源不絕○是月命賑京
西飢○言者謂自乾道五年降會子付兩淮收換銅錢又節次支舒
勸鐵錢換易凡十六次指揮至今十五年私渡銅錢常自苦也乞多
給會子立限盡換詔兩淮各支降會子一十萬貫限兩月收換其換
到銅錢淮東赴鎮江淮西赴建康送納椿管○閏十一月乙未上曰
諸軍近日教閱聞得錢甚喜多有買柴作歲計王淮等奏緣此街上
見錢甚多上曰聞外間米麵甚平見老兵云三十文買麵一擔可飽
終日街上多有醉人朕得百姓懽樂雖自病亦不妨所謂吾雖瘠天
下肥矣○壬寅進呈廣西經畧安撫司奏安南國牒已排辦章表投
進方物上曰象乃無用之物經由道路重擾吾民除不受外將入貢
之物以十分為率止受一分就界上交割厚與回賜章表令入迎降
書回答○十二月丙子車駕詣德壽宮行太上皇后慶壽宮中之禮
詔曰朕荷太上之燕謀承至尊之休德順稽帝道丕迪重華之徽寅

慶 賴母儀胥治二南之化惟天純佑後國多祥皇年方衍於萬春申曆
上皇 曩登於七帙奉卮介壽嘗祗闡於宏休含飴保和茲繼符於昌莛繫
后七 我家之累盛軼聯冊之前聞爰舉曠文躬伸慶禮上南山之祝永借
十詳 慈極之隆首東秩之辰肆推凱澤之被式敦及老之義併彰錫類之
仁可大赦天下戊寅王淮等奏前日行慶壽禮天氣甚好上曰中外

李椿 權悅二親和氣不可形容所以歸晚○是月敷文閣直學士致仕李
椿卒椿嘗為樞密院檢詳文字時張說為僉書會小史有持南州
不附 莫酋表來求自宜州而馬者因說以聞椿白邕遠宜近官非不知也
張說 故迂之者豈無意哉莫氏方橫柰何道之以中國地理之近請治小
臣引致邊事之罪說又建議募民為兵以所募多寡與賞罰格以勸

朝野 沮州郡椿白說若此則恐必有以捕為募而致驚擾者願母限額為
吉戶 司農卿日嘗言於制國用者曰今倉庾所用一月營一月之聚帑藏
部分 所給一旬貸一旬之錢朝廷之與戶部遂分彼此告借之與索償有
彼此 同市道此陽城所以惡裝延齡者願革而正之權臨安府故事府有
諫市 中人承受公事守至必謁椿弗謁白廟堂無所用承受知婺州有旨
生筋 擢婺州反角若干而筋五千斤椿奏一牛之筋四兩是屠二萬牛也

孝宗淳熙十年

言 守 之 盛

上為收前詔為吏部侍郎上親慮因命椿與張掄叙囚徒掄官承宣
使奏曠欲列名椿右不可白丞相丞相令先掄椿退謂權要侍恩不
足任廟堂曲徇為可畏章奏言臣固知承宣使章權侍郎之上但使
事以閣門副侍郎耳所被旨臣各實在上不可不正章未也而事聞
掄亟罷侍衛司兵囚詭而碎僧舍新補軍頭乘忿而剽都市朝廷不
深治椿舉張舉之言為戒言官彈劾不勝去職所從風聞者照錄椿
言非置臺諫為耳目之本意軍中結邏者以搖主將擅摘騰捕椿請
嚴階級之法又極言閣寺之盛曰自古宦官之盛衰係有國之興亡
其盛也始則人畏之甚則人惡之極則群起而攻之漢唐勿論靖康
明受之禍未遠今畏之矣未甚惡也有以裁制之不使至極則國家
免於前日之患宦官亦保其富貴願官置蚕室而限其數復祖宗之
制官高者補外又門禁宮戒之外勿使預於人材政事又嚴士大夫
兵將官與之交通之禁椿嘗論渡江以來茶法之弊謂官執空券市
之園戶州縣咸額配之於民卒有賴文政之寇初廣西盜法官自鬻
之後改鈔法漕計大窘乃蓋以一路田租之米二十二萬斛令民戶
折而輸錢至五倍其估民既為錢二十餘州吏錄兵稍無以給則又

法 給 弊

義
廉
通

損其估以市於民曰和采曰招采民愈病久之鈔弗售者三年請
改法從舊除民折苗和采招采官民俱便○權知和州錢之望言歷
陽縣舍山縣有蘇澧二湖灌溉民田為利甚博乾道二年因守臣胡
昉鑿千秋澗以設險澗既開通而二湖之水始洩入江積十餘年澗
水日洩灌溉之利遂廢公欲於千秋置斗門以防湖水之洩遇大浸
則啓之以出外遇旱曠則用之以儲水俾二湖之灌溉如初又不妨
千秋澗之險從之○是歲知憲宣府李燾上續資治通鑑長編至靖
康全書共九百八十八卷

言
義
便

淳熙十一年春正月辛卯朔雨土○辛丑詔浙東提舉司將開
掘過白馬湖為田去處並立板榜每季檢率曉諭人戶日後不得再
有侵占仍仰本司覺察毋致違犯○丙午監察御史謝諤言去年十
月四日臣僚言因處州守臣不合將義役置冊假以藉手干求差遣
力陳其弊奉旨依奏其所奏係是兩項第一項云將處州及兩浙有
見行助役去處聽從民便令官司即不得干預第二項云其民間自
難久行不能息爭訟者仰州縣遵依見行條法照應物力資次從公
差募第一項是行義役第二項是行差役也言者之意欲差役義役

淳熙十一年

義
從
便

不
必
司

二者並行元不曾言盡罷義役兼但言兩浙之弊不曾言及
路也近訪聞江東西諸路累年民間有便於義役之處官司乘此頗
有搖動蓋民間舊因差役更緣為奸當差之時校舉數名廣行追擾
望大脫免邀求貨賂使之爭訟至有累月而不定者民戶因此多有
困竭緣行義役遂頗便之自此法之行胥吏縮手無措日夕伺隙思
敗其謀近有饒州德興縣吉州吉水人戶起臺陳訴其詞激切端有
可憫乞下諸路監司州縣應有義役當從民便外其不願義役及自
有爭訟乃行差役兩項並合遵守違者許提舉司按奏其德興縣人
戶並賣出本縣舊刊義役石碑可見經久之計民情之所安惟恐官
司撓其成法上曰前日蔣繼周言處州守臣專行義役之弊今諤欲
義役差役各從民便法意補得始圓令照前降指揮施行○甲寅雨
土○是月戶部奏言去歲旱傷計減放六十萬石上初欲下漕臣覈
實既而曰若爾則來年州郡必懷疑不與檢放矣○二月甲子進呈
擬張叔椿等差除上曰今後有卿不除少有少不除卿所謂官不必
備又宣諭今後蜀中監司可間差此中人往若皆蜀人則人情宛轉
其非法度○又蜀臣呈次論能克台州當赴上卿等曾以朕意宣諭

守臣
和補

比武
民兵
事要

否克爲人性緩古人有韋弦之戒緩者勉之急者緩之全在抑揚之首
 ○詔已降指揮温台被水逐州守臣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
 獲次首領王之望陳巖肖各有捕賊之勞以功補過之望放罷巖肖
 官觀○是月樞密院奏兩淮京西湖北路民兵萬弩手自淳熙七年
 後不曾拘集教閱乞令逐路安撫司行下所部州軍常令不妨本業
 在家閱習俟農隙照年例拘集比試其有事藝高強之人每州許解
 發一二名從帥同保明津發赴樞密院與依四川義士條例怕試補
 授以示激勸詔從之○三月辛卯進呈狀翻鑄到淳熙十一
 年錢樣上曰且用舊樣不必頻改○是日進呈刑部侍郎曾逮奏乞
 依乾道九年三月二十二日指揮令刑部長貳郎官并刑察御史每
 月通輪錄囚具名件聞奏庶得糾察之職稍復祖宗之制上曰可令
 用每季仲月於是詔令刑部御史臺於每季仲月親錄囚徒○乙巳
 詔知福州趙汝愚除敷文待制再任上宣諭汝愚在福州甚宣力○
 庚戌詔知泉州司馬及除龍圖待制再任兩浙運判張昞除徽猷閣
 學士連副使再任○是月親試舉人賜衛涇以下及第出身有差○
 淳熙十一年

淳熙十一年

書
所
事

趙傑之知太湖縣有言其不丁繼母憂者上諭宰臣王淮等曰士大
 夫一被此名終身不可贖行遣中稍爲宛轉不須明言其罪遂降一
 官放罷聖度之忠厚如此○夏四月辛酉詔金州依見行鹽法聽客
 人銷戶從便買賣不得依前置場拘攤○癸酉詔廣西經畧詹儀之
 運判胡庭直開具到見行鹽鈔已爲詳細可恪意奉行先是知容州
 范德勤奏廣西賣鹽不便詔儀之庭直公共詳議具奏於是儀之等
 條折奏聞今詳議靜江府等一十六州官賣鹽以救一十六州之害
 住罷高化等五州敷賣二分食鹽令轉運司置鋪出賣從便請買以
 爲五州之利所有五州歲計令轉運司計度抱認應副如是則一路
 二十五州無不均被聖澤折苗科敷之弊可以永革而民力裕又言
 淳熙十年七月一日改行客鈔至今年三月十日終已招賣過鹽鈔
 六萬一千羅見今客人不住搬販措置自有次序故有是詔高化雷
 廉欽五州產鹽地分客鈔不行尋又奏欽州白皮鹽場事體與雷廉
 高化一同乞依舊與復以備本司取撥作鈔鹽支付客旅搬請○丙
 子進呈進士射日分上曰進士射射甚好王淮等奏孔子射於矍
 相之圍觀者如堵古人以射爲重後世乃廢而不講上曰古者有

賜進
士射

少之
聖言
和州
屯田

諸
如州
流民
丁籍

軍
修卒
之

精
善
將

禁
場
界

文事必有武備修世不知此意所以朕幸行之○丁酉權知均州何
惟清言解益除京西客人般販外更有均房界入川者甚多皆是取
馬官兵附帶而去乞嚴賜約束從之○是月御製送行詩賜太保史
浩又書明良慶會之閣六字賜之○五月辛卯進呈知龍州張熹充
廉吏上曰廉吏最難得近不任懲戒而貪黷尚多張熹果如何王淮
等奏蜀士皆稱其操履上曰可與提刑差遣仍報行所薦劄子以厲
士俗○乙未權知和州錢之望奏本州屯田事先一日上謂王淮等
曰之望言課耕無法士卒惰者無以厉而勤者無所勸卿等可詳議
奏來既而進呈欲令淮西總漕同建康副統制詳議以聞○右正言
蔣繼周言比朝廷集議監司守倅接送等物嚴為限制所以節浮費
寬民力也其有諸路藩府及列郡守暫差監司或他州通判等兼攝
上下馬饋送并借請公用亦已約束而偏方小壘間有違戾或權官
被差而不就或已權不便而求歸須申上司又別差官年歲之間接
送數次郡計有限誠何以堪乞詔遠郡調守處令監司選差以次官
兼權度免將迎之其以蘇郡計從之○丙午蔣繼周言溫處流民丁
籍尚有諸縣催科無人供納或其家丁壯既去老弱獨留監繫輸項

孝宗淳熙十一年

急如星火因而多糾未成丁人名為充代追擾不能安居欲乞令溫
處守臣將屬縣法以移人戶數實除落丁籍不得存留抑勒陪填如違
令監司覺察以聞從之○甲寅詔四川駐劄御前諸軍將士戍邊滋
久常軫朕懷可令總領所支撥椿管錢引三十萬道特與犒設一次
傳鈞彭杲守邊累年軍政修卒內傳鈞與陸都統制彭杲可帶吉州
刺史○乙卯詔令江東提率司行下建康府太平州寧國府池州饒
州廣德軍南東軍建昌縣各多支常平錢米將被水人戶優加存恤
務要實惠及民毋致失所○六月戊午朔詔諸軍陸差蓋擇將之根
本必有智勇勞效乃能服衆今後宜精加選用毋得循習苟且仍令
樞密院自淮備將以上至統制官每全軍各為一籍逐月揭貼進入
朕當間點三兩名審觀識略寧藝隨其能否議主帥之賞罰○臣僚
訪聞諸州軍受納夏稅官吏邀阻間有將堪好給帛強行打退却置
場用低價收買其官中既已買下退縮多作暗察折納高價不恤民
病利其贏餘欲望嚴禁今後州軍置場收買退縮許人戶越訴令監
司御史覺察違戾科罪從之○詔建寧府淳熙九年分人戶欠二稅
等錢二萬四千三百十九貫並令除放○辛酉進呈王淮等上表為

領完

敕令所編類實恤詔令成書乞頒降施行上曰可謂詳備凡事在人
取士勿拘三歲之制上曰賢良得人國家盛事可令學士院降詔有
人召試人幸官即以名聞

○大司馬曰國家以科舉取士而魏撻之以布衣召對未嘗限以科
舉國家以資格任官而朱喜不由幸王持与改秩未嘗拘以資格
國家三歲幸制科而淳熙詔有合試人幸官即以名聞而不拘三
歲之制故陳亮以布衣六達帝庭上書敢於論恢復論宰相而人
才奮
矣

論廷
感不
及送
吾口

西
也田
人兵

○甲子進呈王澤奏小路空擊虛浪事上論及恩威之意且曰國家
兵威不及漢唐遠甚所恃者其天乎澶淵之役辛巳之役歷天而何
王淮奏人君平時仁心厚澤固結民心我無失德而天之所助者順
蓋以理勝不在力勝上曰漢武帝時兵威震懾萬里之外又何可崇
但失之已甚○丙寅臣僚乞詔諸路總領各密舉偏裨將校可為將
帥者不限員數列其所長保明亦上令密院籍記考察不如所舉坐
縲舉之罰從之○是日進呈趙汝誼言詳議到屯田事遇一圩水退
諸圩兵卒併力耕種至立秋止秋成穀熟施工力者皆預分穀之數

孝宗淳熙十年

支川
也田
眷錢

令前
後政
郡守
申交
割數

上曰若將來所收不多朕不惜幾萬米分屯田人兵使之亦如豐年
則更相勸勉○已巳詔兩淮稍急屢降寬恤指揮其人戶夏稅和買
催納起綱自有條限訪聞官司趣辦追擾致傷和氣仰監司嚴行禁
止尚或違戾御史臺查察彈劾○丙子鄂州江陵都統郭杲言昨
蒙降錢二萬貫措置屯田除節次收買牛具創造寨舍乞於上件錢
內更存留一萬二千貫付牛僱收管準備接續餘錢乞均收赴元降
處回納詔令郭杲將回納會子二萬貫於內支一萬四千一百貫付
牛僱貼充犒軍餘錢就行撥留準備屯田支用○庚辰知臨安府張
杓言乞將浙西江東諸縣自淳熙十年以前所欠窠名錢三萬七千
二百四十餘貫米八百二十餘石盡行蠲放從之○癸未戶部韓彥
質言州郡財賦場務縣道所入財穀皆有名色在法不得移易而守
臣無不憚者竭公帑之儲以快私欲至於終更席卷而去不恤後人
乞今後守臣任滿將所留諸色錢穀交割下政其數申戶部置籍上
曰須令後政限一月具數申戶部照會呈准奏前政只言數贏後政
只言數縮合令前後政各具數申上曰過限不申去處令戶部以聞
○是夏也婺州洪邁奏本州負郭金華縣田土多沙勢不受水五日

賞
士龍
水利
力

詔郭
置開
耕高
仰田

羅點
乞減
刺配
法

補和
州不
堪開
耕田

不雨則旱及之故境內陂湖最當繕治而本縣丞江士龍獨能以身
任責深入阡陌諭使修築令耕者出力而田主出穀以食之凡為官
私塘堰及湖總之為八百三十七所以畝計者合萬有九千用民之
力二萬七千有奇田之被澤者二千餘頃皆因其故跡葺而深之於
官無所費於民不告勞三二十年之中度亦未至墮廢使食君之祿
者皆能如是豈不大有補於王政而士龍者上不因官司之督責下
不因邑民之訴請自以職所當為勇於立事用意如此誠為可嘉乞
加獎激以為州縣小吏赴功趨事之勸從之○秋七月戊子右正言
蔣繼周言乞詔諸軍將佐屯駐去處自今並不許私置田宅房廊資
庫邸店及私自典販營運從之○已丑郭杲言木渠下荒田實有堪
耕種田一百九頃四十四畝除已差撥官兵二百人前去開荒自餘
不通水利高仰田亦令耕種官兵差去合請錢米就屯田官所管種
穀內借支將來收子課折還詔郭杲將高仰田段更切措置開耕毋
致荒閑餘依所乞○校書郎羅點言比年以來所在流配人甚衆強
盜之獄每案必有逃卒積此不已為害不細切謂欲戢盜賊不可不
銷逃亡之卒欲銷逃亡之卒不可不減刺配之法望詔有司將見行
孝宗淳熙十年

刺配情輕者從寬減降別定居役或編管之令其應配者檢會淳熙
元年五月指揮擇其強壯刺充屯駐大軍庶幾州郡黥配之卒漸少
上曰近歲配獄稍多又後當如何王淮等奏如雜犯死罪猶可從輕
至如劫盜六項指揮之行為盜者莫不曉得將欲為盜必先虛立為
首之名殺人奸盜之罪皆歸之以故為首者不獲而犯者免死盜何
由懲上曰可令刑寺集議奏聞既而刑部大理寺奏上壬寅進呈上
曰朕夜來思量配法雜犯死罪只配本州牢城犯私茶鹽之類不必
遠配只刺充本州廂軍令着役若是劫盜已經三次便可致之死可
諭刑寺官子細商量奏來○乙卯淮西總領趙汝誼言和州八家圩
西養芬散水地打量得六頃五十畝乞撥付屯田官兵計置開耕及
下和州將不堪開耕不敷元數田二十九頃七十九畝日下別踏逐
係官荒閑田土撥付總轄屯田官補填元管之數從之○密院言八
年四月二十九日指揮江上軍帥於統領中薦舉人才限以三人之
數深慮搜求未廣詔令照八年指揮不限員數薦舉○臣僚乞戒飭
帥守監司列薦宰邑之官當務至公毋徇私情當求實跡毋採虛言
後不如率必行懲舉之罰其他列薦所部官吏併加申嚴從之○是

改隴
蜀
裝

崇後
用義
倉米

月以泉福州兵化軍饑諸州水興元府旱並命振之○八月辛酉詔
浙西諸州府各將管下舊來圍田去處明立標記仍榜諭官民戶今
後不得於標記外再有圍裹○戊辰給舍看詳趙汝誼奏乞行下守
臣遇客販米不得阻遏其免收力勝錢一項自有見行約束如有違
戾及以喝花為名故作留滯者許客人赴監司臺部越訴重賞典憲
從之○九月戊子樞密院言準御筆處分聞隴蜀向來軍陣多用純
隊近易為花裝二者執便仰四川駐劄御前諸軍都統制吳挺等條
具奏來吳州吳挺奏行軍用師惟尚整肅其花裝隊未戰先已錯雜
興元府彭杲奏四川諸軍昨自紹興之初團結皆為純隊以五十六
人為隊止是教習純隊事藝兵刃相接取便應用金州傳詢奏隴蜀
山川平陸少而險阻多兩軍相遇或我高而彼下必須純用弓弩狹
隘相遇則純用戈戟緩急全隊呼索易於應集詔並依舊純隊○辛
丑上諭宰執曰每月財賦冊今後更令進入欲加增減○戊申勘會
諸路州軍義倉米斛在法合隨正由交納唯充賑糶全求收成在即
當議指揮詔諸路提平官各行下所部州軍仰隨鄉分豐歉依
條收納入倉不得侵隱他用候歲終具舊管及新收數目申尚書省

孝宗淳熙十年

○詔侍講侍讀見今進講周易將欲終篇可自開講且每日講兩卦
○冬十月乙丑侍讀張大經等奏以觀陛下嘗因講泰卦之九二玉
音有曰君子以其類進而為善小人以其類進而為惡未有無助者
也講泰卦之上六玉音有曰盛極則衰亂極生治二復聖言皆已深
得大易之旨欲望聖慈宣付史館詔從之○丙寅進呈吏部奏臣僚
乞賓州三縣通差文武臣上曰武臣中極難得人小使臣尤不願
今委以一縣只是害及一縣百姓○庚午中書門下省勘會州縣統
場所收課息自可足用訪聞近來官司過數增收以資費用致害民
旅理合禁止詔戶部遍牒諸路州軍將應管稅務合趨課息如實及
祖額之數即不得抑令增收敢有違戾在內委御史臺彈奏在外委
監司覈察仍許被擾人戶越訴○辛巳詔宇文虛中特更與恩澤二
名令曾孫承受

宇文虛中之忠亦可得而效矣方楚炎之初以資政大
學士奉命往使金國留繫軍廷抗節不屈故相秦檜用事盡漏其
信之不疑因與其子宇文師援誓為翰林李士高士譚謀為復讐
之幸欲因九月厲王祭天而劫之厲之諸王宗親約為內應不幸
而功不成者天也而厲人自此上下相疑復行誅戮矣虛中之家

已碎於震手跡其禍端由於於麟彈之繳還則秦檜之為也是時因
家中與二十一年而虛中之事不顯最後魏國公張俊招韓王來歸
始能言其詳虛中無子有女以族人紹節為之孫明詔命以京秩
至是復加褒恩及其曾孫與其外孫所以勸天下之為人臣者也
○壬午吉肇乞招建康水軍戰船捐手上曰大江之險人命所係蓋
藉操舟之人可與招收○是月詔程大昌程叔達單夔趙師夔各賤
秩二等以臣僚言將億以賊抵罪于今一年未聞奉主自効而有司
亦不約法以聞乞令吏部檢奉故有是命○十一月丙戌朔宰執謝
賜太上稽山詩石刻上曰太上詩規模宏大所以賜卿者正欲仰
太上之意如禹意種蠡臣之句卿等切勿分別文武便有晉室之風
當視之如一擇才行兼備者用之若曰好士人而才不適用亦何足
取○戊子知婺州洪邁言本州淳熙八年旱歉支降豐儲倉米五萬
石賑菜內二千一百餘石係撥載船梢盤剝折欠已納到六千餘貫
外淨欠錢一千九百餘貫約米五百三十餘石乞照紹興府體例蠲
放從之○利路帥憲馬司奏知鳳州余永弼知文州鄧權政績上
曰邊郡政要得人永弼各轉一官候任滿與再任○召向來趙善
恣所修海鹽縣堰閘及劉良修築亭縣塘堰令劉穎親往相視自今

孝宗 淳熙十一年

有無衝決損壞并本州去年所修水利於今年有無實被灌慨田
及未盡去與開具聞奏○辛卯置萬州南浦縣漁陽并鹽管一員并
歲收鹽十四萬六千二百餘斤初以主簿兼監於是始專置官○戶
部侍郎葉翥乞行下嚴實免丁錢事上曰此戶部自可理會不必降
旨○辛亥進呈淮西總領趙汝祖奏和州屯田所收物斛未曾均給
上曰可令總領所都統司將屯田力耕官兵園量工力多寡均今年
收到物斛實數分作三等次第均給○是月兩浙運副劉敏士運判
姚憲並降官落職新江東提刑王彥傑別與差遣並以溫台二州灾
勞失於按劾守臣也○十二月丁巳兩浙運判錢冲之言奉詔相視
開濬常潤等運河淺淤去處今相度自臨安至鎮江四郡共用六萬
餘夫委是大役乞令諸州將運河兩岸支港地勢卑下泄水去處年
固捺成堰埧仍申嚴諸閘啓閉之法淺淤去處今逐州守臣措置
宜開撩務要舟楫通行從之○己未詔秘閣修撰知隆興府程叔
除集英殿撰再任○丁卯進呈知州軍除自上逐一問其人才如何
至劉燠知滁州魏敏慈知濠州上曰淮郡不可輕此二人更契勘又
曰選擇人才治道之急者州郡若不得人雖博博日降詔令亦是徒

然卿等今後每遇一闕須是遲終竟有得因言今之議者多言邊郡太守須是以任今邊郡無兵雖以任何益大軍皆在江南若是創置又費衣糧却是萬弩手民兵無養兵之費有養兵之實緩急亦可用○丁丑戶部言建康府申乞將沙田許從官田所取畫降指揮與免十料催科外其沙地薑場乞自初生年分起料催納稅租從之○已卯進呈解元振奏乞令光州依舒州蘄州置監鑄錢上曰此事難行後次鑄到鐵錢時可令分二三萬與光州○是月知台州熊克上九朝通略○是歲知鎮江耿秉奏三縣歲額時零錢八千餘貫乞以公庫所節浮費代充解發若非得旨則恐後人敷之於民上曰以寬剩之錢為民代納固善後人若無餘則必別作名色科配此事州郡自行則可朝廷難為施行

淳熙十二年春正月己丑廣西提舉胡庭直言邕州賣管鹽並緣紹興間一時指揮於江左永平太平兩寨置場用物帛博買交趾私鹽交雜官鹽出賣為此溪洞之人亦皆販賣交趾近雖改行鈔法其本州尚仍前弊詔經略司及知邕州陳士英公共措置聞奏既而經略司申元初起置博易場以人情不可止絕而博易交鹽亦是

考宗道熙十二年

宗成法乞只嚴禁博販等人不得販鬻交鹽攬奪官課餘仍舊從之

○戶部言明州申勸縣東錢湖積蓄澗水溉田五十餘萬畝昨緣交草延蔓侵耗湖水奉旨支降錢米開淘交封堆積沿湖山灣濶去屢遂成對地先係資教院僧承佃墾成田三百餘畝切恐人力以增租承佃為名填疊增費有妨積水乞將上件公湖封地不許人力請佃仍舊開掘為湖庶免向後堙塞之患詔勾昌泰躬親前去相視開掘

○辛卯進呈命令獄案籍三省事下諸州有督促至十餘而未報者上曰自今命令及獄案不須行文催促多則愈玩只一季將上擇其怠慢者懲之則自然不敢於是潼川運司以岳霖弊究漢州雍有容在任不法事稽緩特降一官湖北運司陳達善未開具趙善待妾用過任內錢物令即具析因依○癸巳進呈湯思謙六院差遣上曰思退退縮其弟不可與在內差遣王淮等奏思謙作兩郡皆有可稱不知與提卒如何上曰在外不妨上又曰編修官湯頌亦可與外任○

癸卯進呈知平江府常熟縣曾祭將版帳賦賞等錢支用及違法科取錢物等事刑寺看詳曾祭所犯公罪徒贓罪流私罪絞上曰曾祭具狀抵罪可除各勒傳上又曰朕昨夜思之監司以按察為職置司

論人君心

天金新

論軍將官食耗財

軍樂胡服

所在不能無失職之罪若欲行罰又恐此後挾猶人之小過而知縣
 愈難為次日御筆批置司所在監司傳淇劉頴各降一官○甲辰詔
 蓋經趙師夔姚述堯各貶秩二等以所舉曾察犯賊故也○二月丁
 卯奏事畢上賜王淮等酒上問民間風俗及論古今治亂事上因曰
 自唐虞而下人君知道者少唯漢文帝稍能知道專務安靜所以致
 富庶自文帝之外人君非唯不知道亦不知學淮等奏道從李中來
 上曰知學者未必盡知道但知孝者亦少淮等奏若唐太宗末年浸
 不克終豈是知道上曰人君富有天下易得驕縱淮等奏若治安日
 久每事留意則是愈又愈新上又曰天下全賴好監司若得一好監
 司則守令皆好淮等奏監司郡守皆在得人上曰先擇監司為要若
 郡守亦當選擇得尤好卿等今後為朕除授監司須是留意上又曰
 近日來郡守亦勝如已前若是資存已到其人不足以當監司即守
 則監司且作郡守郡守且作通判亦何害時天氣晴和淮等因問與
 居上曰朕尋常飲食亦不敢過淮等奏易於願卦稱謹言謹節飲食
 上曰觀國觀其所養也○壬申吉州申乞將旱傷最重大和吉水空
 陵縣第五等戶戶見欠淳熙十一年夏稅和買共一千九百九十餘

淳熙十二年

匹並與蠲放從之○丙子殿侍陳賈言國家財計之入率費於養兵
 然軍之隸卒伍者所得常不能贍給而自將佐等而上之則有至數
 十日倍之多今諸軍額外負關冗泛之費姑取殿步兩司言之殿司
 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凡一百二十員而數內護聖軍至派統
 制二員步司額外自統制而至準備將亦一十八員兩司歲支除逐
 官本身請俸外供給茶湯猶不下一千萬緡養軍之瀆固已不貲而
 額外重費又復如此無惑乎財計之不裕也且以增創額外謂可儲
 養將材耶然諸將或有闕員未見取之於此若謂其人不足以備採
 擇則高廩厚俸自不宜輕以與之乞軫慮國計責實政將內外額各
 色自今以往一切住差其在冗食之人乞賜甄別如有可備軍官之
 選則存留以俟正官有闕日補之或其人不能任使令亦乞隨宜沙汰
 勿使渾雜無補國事從之○是月雨雹○三月甲申朔○是月申禁
 胡服蕃樂從右正言蔣繼周之請也○是春詔制卒題免出注疏○
 夏四月丙辰進呈戶部勘當和鎮江府耿秉奏如遇亢旱聽民車河
 水上曰河水豈可不令百姓灌田王淮等奏尋常人使來時恐水淺
 所以不聽人車水上曰稼穡事大可依耿秉所請○侍讀蕭燧言

華

兩庫
存留
軍服

廣西最遠其民最貧切見在法民年二十一為丁六十為老官司按籍計年將進丁或入老疾應免課役者縣令規覈額狀注籍知通索丁簿攷歲數收附銷落法意非不善也亦尚正海諸郡以身丁錢為巧取之資有收附而無銷落輸納之際邀求上藝錢則倍收剩利米則多量加耗一戶計丁若干每丁必使之折為一鈔一鈔之內有鈔紙錢息本錢糜費公庫錢是以其民苦之百計避免或改作女戶或徙居異鄉或捨農而為工匠或泛海而逐商販曾不得安其業乞令帥臣監司措置行下從收附銷落之制革違法過取之害如或仍前科擾即令按劾從之○辛未右正言蔣繼周言南庫撥付戶部于今二年而南庫之名尚存官吏如故乞令戶部將南庫廢併其官吏並從省罷又稱臣照對太祖置封樁庫圖取契丹太宗分左藏北庫為內藏庫并以講武殿後封樁庫屬焉又改封樁庫為景福內庫近年南庫分為上下尋併上庫入封樁庫今所有南庫係前時下庫上曰若盡發庫限收支必至殺亂可有留庫限以左藏西上庫為名官吏全無不得可與裁減於是諸路歲發南庫窠各錢一百九十八萬餘緡改隸本庫後又改稱封樁下庫仍隸戶部焉○五月丁亥臣僚三

孝宗 淳熙十二年

上帝
得精

精米
屯軍
要害

諸夏糶和買止有折帛折錢二色惟湖州安吉一縣獨多折絲折帛折綾民間困於輸納朝廷以其既納納絀絀又以細絲織綾許以籠絲織絹謂之胥絹自前任蕭慶申請改胥絹為絲絹遂使此邑重困續邑民詣闕陳訴已蒙朝廷仍舊許納胥絹而夏稅產絹猶用細絲乞令產絹亦依舊用籠絲織造從之○丙申王淮奏梅雨已多莫須降香祈禱上曰未須如此朕自昨日早晚焚香默禱于上帝丁酉進呈次王淮等奏且喜晴霽上曰朕前日默禱上帝不意感應如此之速朕昨晚更不飲酒只是觀天夜來便晴霽不勝欣喜自今更默禱三日淮等奏天人之際應若影響而况人君為天之子宜其隨感而應上曰臣下禱之於神朕請禱于上帝○庚戌上謂王淮等曰聞總司羅米皆散在諸處萬一軍興而屯駐處却無米臨時綱運如何來得豈不誤事可便契勘如要害屯軍去處有椿管米若干大抵賑糶可逐歲循環備荒若椿積米須留要害屯軍所在度軍民皆有其備○是月地震○六月壬戌進呈淮東總領吳瑄奏欲望將鎮江都統司諸軍官兵日前所欠激賞鋪軍須子鋪布帛錢並與除放庶幾官兵得以全請詹家此令一下足以感士心足以正師律足以戒括克

設
易
例
廢

足以示陛下知行伍之微恤士卒之至上曰軍中刻削揚存中以來
便如此理所言極是可依奏仍降指揮其他有無似此去處及別有
侵刻營運錢等並詔罷之○已已臣僚言臣聞一定不易之謂法循
習引用之謂例故昔人常守法以廢例未嘗用例以廢法今之有司
大抵反是若天官諸選條目很多法例參錯吏奸深遠法無已行而
或廢例有已行而必得此其為弊固非一日乞詔銓部凡七司所行
之事條法具載分明可以遵用而偶無已行者並令長貳郎官據法
施行若於法窒礙而偶有已行之例並不得引用從之○丁丑宰執
進呈次上曰秋季在近命令獄案有稽緩者可擇敘事稍大而日子
最久者當議行遣今州郡職事弛慢不一難為一例從寬寬猛相濟
政是以和前此岳霖降官印榜行下已久誨爾誨聽我藐藐豈可
不明賞罰天下事只是賞罰不然朝夕誨誨無益○是日進呈諸路
監司帥臣每遇歲終各以所部郡守考察臧否來上浙東一路最近
淳熙十一年分至今尚未開具聞奏上曰近來廢弛事多須當懲戒
於是帥臣鄭丙提奉勾昌泰各降一官○秋七月癸未臣僚言伏見
淮上州軍逐處皆有椿管米斛建康鎮江大軍屯駐又有總司錢糧
孝宗淳熙十二年二

治
行
內
侍
罪

惟太平州采石鎮沿江要害去處去歲民間艱食州郡必無儲備聞
淮上去秋成熟淮人多有載米入浙中出粟不行今來秋成在近欲
望先次支降本錢付總領所及時和果詔補汝詣於建康務場見椿
管會子先次取撥一十五萬貫委官就采石倉措置依在市時直來
米椿管○詔罷荆門軍河武寧黃泥三處稅場以前知軍陸沆言
稅額不過二十七貫三百三十三文豪民買糧被稅也○是日進
呈會子數上曰會子之數不宜多他時若省得養兵須盡收會子○
壬寅進呈內藏庫奏和州無為軍常德府拖欠淳熙十年分錢已降
指揮再限一季起發上曰近日和州却以三千緡賂內侍求免事覺
所免只五千緡却用三千緡囑託謂何王淮等奏其意以為可長久
得免故不憚一時之費上曰守臣張士儋張臨趙公順各展二年磨
勘更與展限半年須管發納數足○吏部言一廣考試補攝官人乞
依本部銓試出官指揮將考校到合格人以十分為率取五分從之
先是廣東提舉韓琦言一廣兩薦之士許試攝官謂之試額二年再
試謂之待次累至三試謂之正額然後就祿或任監稅或受簿尉至
有闕官甚處待次亦得以濫授其試攝之程度大略如銓試之五

罷淮
處
場

場自非雜犯雖文辭鄙俚亦在所錄僥倖太甚乞自今一如餘法
下吏部勘當而有是請○甲辰詔罷常德府一處復州六處稅場先
是提舉趙善譽奏兩州七處稅場共納一百八貫與汴河事體一同
上曰罷之甚當如此等事一日做得一件計一歲之利亦多矣因并
從之○乙巳詔罷揚州江都縣版橋泰興縣新城楚州山陽縣謝家
盱眙軍天長縣龍理石梁秦蘭高郵縣臨澤三墩八處稅場以淮東
提舉趙不流言盱眙係極邊揚州高郵係次邊不仰此豪末之利而
徒使豪民撲買小民被害所有淨利錢本司欲依數抱認起發乞將
上件稅場並行住罷故有是命○臣僚言竊見浙運耿秉近因屬邑
版帳錢額太重乞與屬郡詳議將額重處量減詔從其請臣竊以兩
浙版帳錢額之重實與江西之月椿相似二浙州郡亦自窘賈與江
西不同就諸縣之額太重者與之斟酌縣有毫釐之減則民有毫釐
之惠此實然之理若諸路得一賢轉運使則不待冠蓋交馳而裕民
之說行矣欲望出臣此疏付之版曹行之浙運更令耿秉與諸郡守
臣悉心講究次第行之諸路得為措式更願陛下不惜少裨版曹以
蘇民力從之○八月甲寅監察御史冷世光言監司歲出巡歷吏卒

孝宗淳熙十二年

章監

誅求所過騷然十縣之中凡數百緡僅能應辦之則雖此以與怨摺

歷之

撫以生事乞明詔諸路監司今後巡歷之革此弊所用隨行走各

擾

於州郡差撥逐州之督役之○丁巳上諭宰執一廣監事當行為一

治矣

司王淮等奏外議又更有一說併司後恐廣西漕既不預監事即無

下撫

通融錢物或至支吾不行上曰如此亦須更商量盡天下事全在致

下撫

思思之須有策策則變變則通譬如奔茶視之姪無着思之既又着

下撫

數自至淮等奏臣等日思之陛下乃一言而決此無他臣則明爾

下撫

上曰更賴卿等○辛酉今提領封樁庫所支降會子一十五萬六千

下撫

二百六十九貫付淮東總領所三十二萬六千三百一十二貫付淮

下撫

西總領所三十萬貫付湖廣總領所並充今年和采樁管米本錢支

下撫

用○壬戌詔封樁庫支降會子五十萬貫委浙西提舉羅點和采米
二十萬石淮東總領所取撥鎮江府見樁管會子二十九萬貫湖廣
總領所取撥鄂州并大軍庫見樁管會子共三十萬貫並各就豐熟
去處置場內浙西提舉就平江府置場招采堪好米斛仍一面取見
寬且開具申尚書省毋令稍有科抑○乙丑御筆朕惟差役之法為
日蓋又近年以來又創限田之令可謂備矣然臣際奉行之不公豪

以管
民一
因差
役

行法
不私
人

貴兼弁之太甚，隱寄挾力弊端，益滋一鄉之中。上力之着，役者無幾，貧民下力畏避，棄營至不敢言。頃畝之產，莫若不計官民力一例，只以等第輪差如此，則不惟貧富均一，且稅籍之弊不革而自去。可令戶部給令臺諫詳議聞奏。○丙寅，新提舉常平茶鹽公事趙鼎朝辭，進對上曰：「鹽事利害稍重，凡事可親臨之，勿容官吏作弊。至奏羨餘錢上，又曰：「待與卿少減度，得卿易為監司，以刺舉為職，賢者固可舉，賊吏切不可不按。」○樞密院進呈畢，上曰：「陳良祐薦莊治，應賢良卿等見其詞業否？」王淮等奏已見之上，因問鄭建德，上又曰：「李堂為文無氣，樂如蘇輔，真是難得。今莊治可與試，淮等奏試時莫亦須有二人。」上曰：「既降指揮，不限年月，亦不須限人數。」○癸酉，樞密院進呈知建康府錢良臣奏秋教按閱禁軍路鈐訓武郎胡斌恃酒無禮，望賜罷黜。上曰：「胡斌素多口舊，在潛却故略假借，而乃敢輒犯階級，可降兩官放罷。」○甲戌，進呈秦燭奏德安府巡檢張革慢棄本職於公廳罵前任守臣乞罷黜。上曰：「此風不可長，放罷，輕典更降兩官。」○丙子，詔斷東提舉具到，淳熙十年旱傷，紹興府會稽縣下力借官官米四百二十餘石，特蠲放。○九月甲申，詔婺州蘭溪縣第四第五等人

淳熙十二年

揚
善
聖
王
士

金
部
量
知

淳熙八年，內借過常平錢收買，稱種見欠四千九百六十餘貫，可並蠲放。○丙戌，進呈因于祭酒顏師曾奏劄欲獎進節義之士。上曰：「甚好。」王淮等奏此在陛下進用之間。上曰：「亦須卿等留意。」○辛卯，進呈禮部狀太史局與成忠郎楊忠輔所陳曆法異同，伏乞朝廷差官監視。楊忠輔同太史局不干處，官測驗施行。上曰：「日月之行有疏數，故歷久不能無差。大抵月行道遠多是不及，無有過者。至日可遣臺官并禮部官同共看驗，乃詔差禮部侍郎顏師曾監視測驗。先是忠輔言南渡以來，嘗改造統元及乾道二曆，皆未二年已不可用。目今見行淳熙曆，乃因陋就簡，苟且傳會而已。驗之天道，百無一合。淳熙曆朔差者，自戊戌以來，今八年矣。忠輔因讀易粗得大街之旨，創立日法，偶與天合，撰衍新曆已數年矣。凡日月交會氣候，皆閉無不契驗。今乙巳歲九月望，天蝕在晝，而淳熙曆者法當在夜，在晝者蝕晚，不見在夜者蝕早，而見若以晝夜辨兩曆之是非，斷可決矣。故有是詔，尋命官測驗。是夜陰雲不見。○壬辰，臣僚劄子奏吏部差注知州乞並令長貳同共銓量其人材，堪與不堪，應選保明聞奏。或前任有過犯者，亦酌其輕重而為之去取。其人材不堪應選者，即報罷注以

論如
標灌
班大
早

立奏
屯田
以奏
稱限

治于
求薦
兼

論
論

次人都堂審察更加精覈庶幾不至冒濫詔旨令吏部差注知州長
貳同共銓量先以保明聞奏○癸巳進呈赴居舍人李燾奏切見郊
壇之際命官行事皆所以尊夫禮神禱導之吏利於速集往往先引
就位以待行礼立後既久筋力有限徒倚疲頓或至倒側及當行礼
多不加儀肅敬之誠何從而生上曰此說甚常朕往日在潛邸為亞
獻時催班亦早時風緊簾隙頗覺難待况百官既無幕次又立班太
早所謂雖有肅敬之心皆倦怠矣蓋引班吏只欲早了他事寧顧時
之未可今次只須先一刻催班卿可諭與禮官○丁酉進呈郭果申
襄陽府木渠下屯田二麥數上曰下種不少何所收如此之薄可令
郭果子細開具因依開奏上又曰所在屯田可令總領副都統制漕
臣守臣將每歲所收二麥於六月終稍穀於十月終同開具數目張
狀聞奏仍先具知稟文狀申尚書省繼以湖廣總領趙彥逾知襄陽
府高慶京西運判劉立義鄂州江陵副都統閻世雄奏襄漢之間麥
稍熟晚乃詔一麥於七月終稍穀於十一月終具數聞奏○乙巳極
密院進呈吳煥奏比年改除帶御器械供職復舊還任修及條去規
求解帶恩例在法歷在謂一年成資奏雖不及二年亦合供職及一

年以上方可上曰此劉甚好今後須管供職及一年方與解帶恩例
只作直下行下○中書門下省奏訪聞前知綿州史邦得替之日以
本州見在醫皂錢指為羨餘獻總領所希求薦舉詔史邦得降一官
拔罷○臣僚言諸路職不至臣姓名外間多不聞知之令三省閣下
給書臺諫不公不實者許放論奏從之○是月朔州六月○冬
十月丙辰賜建康府駐劄前諸軍副都統制閻世雄等朕惟將帥
之弊每在蔽功而忌能尊已而自用故下有沈抑之歎而上無勝算
之助殊不知兼收衆善不恤其勞使智者獻其謀勇者盡其力迨夫
成効則者王帥之功也昔趙奢解與之圍始令軍中有諍者死及
許登進北山之策而奢許諾不欺秦師奢封為君與廉頗同位果何
害焉卿當以奢為法勿刊石給賜殿帥以下○丁巳進呈洪邁奏監
司課績欲效國朝故實行之上曰此事只行一過便是文具今監司
只是擇人為忌若擇時留意課績之法不必行○庚申詔兩淮并公
邊州軍歸正人請占官田昨果降指揮與免差稅賦今限滿理宜優
恤可自淳熙十二年為始更與免免三年○丙寅上諭辛執陳延年
今何在其人貪汙不可與至遣王淮等奏延年亦曾為監司來上曰

人情
重內
輕外

重內
輕外

重內
輕外

重內
輕外

不唯監司不可亦不可與郡○乙亥進呈知隆興府程叔達乞將淳熙十年分百姓未納稅苗蠲放其上供及分隸之數自行管認上曰不虧公家又有利於百姓其好可依奏仍令出榜曉諭王淮等奏以此類之州郡若得人財賦自不至匱之上曰此須是守臣自不妄用若是妄用何以表率胥吏使財賦有餘○丙子進呈向萬奏簡按人材劄子言及均外輕內重之勢上曰重內輕外自是人情王淮等奏昔人有為大理卿者人以為登仙上因言淮漕關人可改差王正巳王已平平淮上事亦簡却以朱安國為江東漕其人亦有立作淮等奏朱安國近按文思院官亦甚當不知是副使或判官與職名否上曰只是判官俟其到任能按發減吏除職未施○十一月甲申進呈司農少卿吳燭奏伏望陛下令有司集議冗食之吏散任百司者務從減省先自省部始若夫不急之官宜汰之兵亦可以改策澄發其於大農歲計不為小補上曰此說可行但遽然省罷人必怨懼可令救令所至略從減人數且令依舊俟離司或事故更不作其合減兵卒亦許存留如事故更不差撥十五年五月施行○又進呈前將作監朱文國奏文思院製造物料未到者轉移物料以

孝子宗 淳熙十二年

急切之須臣願明頒旨自今文思院製造不得轉料又文思兩界除打造器物合支金銀外產工食錢並乞給一色錢會支散度錢金銀出入經由門戶有司關防又皇城司差親從官二名并本院監作動輒各持憑取常乞罷差上曰三事皆依奏如差親從官亦何用罷之誠當○詔知漳州黃啓宗請廉律已無字有矣除於再任○壬辰福建運司言本路財賦全仰州軍運益錢入赴賣產淳熙監丁米等錢以為歲計內有掛欠於民有言者當除於本司已行下所屬權任催納獨漳州縣違戾復追線所欠錢係本司窠各正非上供之數乞賜蠲放從之○辛卯冬至郊先是詔史浩陳俊卿陪祠皆辭之上曰方洽豐時雨點下及奠幣玉便晴此皆上天垂祐王淮等奏陛下聖德裕天上帝臨饗實邦國大慶○赦勸會廣南東西民間有曾祖父母年已六十而身未成丁之人州縣便行耕納謂之慈丁錢已令監司約束或有違矣帥臣互察以聞○夔路運判楊愿言本路諸州自淳熙九年至十年終所欠轉運司係省錢物皆言旱荒之後催科不行是致積欠欲將所欠錢引一萬一千五百七十五道米麥二千二百四十九石絹五百四十二匹與行免放即與上千錢物別

無相干從之○丙午宰執內閣奏事賜坐上曰前日郊社行禮時宮
中簷溜已滴聞此閣左右雨尤甚只圓壇處無雨王淮等奏陛下至
誠感格天地百神休饗明甚○十二月庚戌朔加上太上皇帝尊號
紹業興統明謨盛烈八字太上皇后備德二字○壬子進呈次王淮
等奏前日冊寶禮成天色清明中外無不忻悅上曰前日慈額甚佳
如氣洋洋不可言壽聖論朕以兒婦盡在前便圖畫莫能就淮等奏
陛下孝德奉親甚至誠載籍所未聞上曰太上賜朕銷金背子一領
太上亦自着一領但色差淺此便是昔人班衣來歲慶壽日更服以
往淮等奏幸際會獲觀盛事○癸丑尚書右司郎中何萬轉對曰
見今之風俗視舊日修此家給人足不能如住時此本朝自淳化之
後已號極治仁宗皇帝深慮風俗易至奢縱等祐二年乃詔天下士
庶之家非品官無得起門屋非宮室寺觀毋得經營陳宇及開朱梁
器用毋得純金及表裏用朱非三品以上及宗室戚里之家毋得金
綾器及用玳瑁器非命婦毋得金高首飾及其珠裝綴首飾衣服凡
齋幕架帕牀裙毋得用純縐縐縐民間毋得乘擔子其用氈子者所兒
無過二人抹玉品以上毋得乘開裝銀鞍其乘金塗銀裝條子促結

孝宗德應二年

奉慈

何

後已

聖

放行

戰害自文武階級以上乃聽違者物主工匠並以違制論臣願以景
祐之詔更切考其目今違矣於禮法者謂具各件設立禁戒始自中
都以下四方則度有制民力自寬乃詔禮部參昭景祐詔書并見
行條令討論聞奏○甲寅茶馬司言宕昌馬場歲額所管皆是遠蕃
夷人入中其間多蹄黃怯瘦之類若行排發必致損斃奉司於西和
州置曹章監并宕昌良馬監務應到款養衣已降指揮招置司拔人
兵一百人本州全不呼索○丙辰詔戶刑部刑具人戶經墓詞訴未
曾結絕者嚴坐各件下元來所屬從條結絕申部報墓如有稽違及
滅裂不報者具事因申取朝廷指揮施行○庚申進呈知成都府留
正西祠劄子上曰留正莫實是病卿等可即擇人往成都王淮等奏
欲以趙汝愚往上一曰朕亦思量無如汝愚其處事不備可以往福州
未有人卿等可選擇來一併降指揮○癸亥新差推發遣簡州丁逢
朝辭論今日財賦窳名之數多養兵之費重民力有限而州縣之吏
並緣各色巧計侵移重困民力之弊乞嚴行禁止上曰卿到簡州當
遵守所言○丁卯進呈湖北提舉趙善譽乞將本路買撲江陵府高
陵等四十五處河渡盡行廢罷聽從近便居民各以舟船渡載度錢

行受
專八
于歲
何祖

憂民不得享其利而民族無迫脅門滯之慮其課利錢乞下本司於
常平頭子歲內逐年支撥代納亦不妨諸處解發案名而民亦得以
通行實為無窮之利詔從之○庚午准西常平司言濠州乞除豁收
權不取折欠米一千五百五萬石有奇係救活歲碑詔特與除放○
乙亥詔許受忠肅郎殿前司左翼軍統制盛雄飛特降兩官送隆興
府居住以在任日不親臨教閱添置回易泉州具案來上故有是詔
○是歲知龍州王稱上東都事略○詔舒斬二州鐵錢監歲鑄並以
二十萬貫為額

淳熙十三年春正月庚辰朔上詣德壽宮行慶壽禮內降赦略
曰朕遵道不訓紹開今圖維慈皇德盛於中興肆上帝休申於後祐
對昌期之烏奕登鴻筭之延長且尊歸於父若子之誠若美報其上
者下之誼荷神明之右序獲朕施之宣臻五福之曰壽康置驂於
備順億載之為父母所並奉於身嘉眷言七室之民與播康衢之頌
逢熙聖運介美齊祺新日新而又新將大颺於懿錄老吾老以及老
且均資於群黎○戊戌詔淮東淮西湖廣總所并江池州襄陽江陵
府大軍庫淳熙十二年終見在銀錢會並限半月從實開具申尚
孝宗淳熙十二在

知許
知州
知縣

書省○二月庚戌詔潼川運判岳霖職事修舉除直撥欵閣再任○
是日進呈考儀之乞將通判沈作器與官觀上曰詹儀之所按固然
也此門亦不可開監司按通判則可知於通判按舉皆不可若通
判兵是隨順焉用通判此文字合知何王淮等奏不與之行又不得
不知可與別州俸對否上曰却不如與改差別一處通判○癸丑
進呈趙師魯乞四十大慈壽堂上曰今方欲清中書之務至於知縣
差性全在益量不然焉用益量為○乙卯進呈步軍都虞候梁師雄
奏討鐵籠合格官兵人數上曰聞討鐵籠諸軍鼓鑼奮勦誠是作成
上氣周必大等奏兵久不用自然氣惰今陛下以此法激勸自然戮
力事藝人入骨勝兵矣上曰然○辛酉進呈知州軍留嗣王淮等奏
今留此嗣後去欲得近見次與人却有之上曰如此甚好可令中書
置簿籍定但自遵守○癸酉上曰射鐵籠與縣官資作多少士氣
又曰朕觀唐世大將得人頗多蓋緣內討方鎮外有吐蕃回紇無時
不用兵所以人皆習熟國朝仁厚不動兵革餘三五十年所以名將
少王淮等奏人才遇事乃見但口外多事用兵不已亦言是美事上
又曰事全在人區處譬之交家到窮追處自別有轉身一路只是思

知縣
知州
知府

慮不至○丙子一日自古人主讀書少有知道知之亦罕能行之且如與人不求補檢身老不及二百人君豈不知自是不能行其者但作歌詩如隋陳之君竟亦何補唐德宗豈不知書然所行不至陸贄論諫諍復不已者正欲德宗知而行之如魏證於太宗則語言不其諍復且德宗禍亂此何時也而與陸贄論事皆是使中人傳旨且事有是非當面反覆詰難猶恐未盡投機之會間不容髮中人傳旨差了多少事朕每事以太宗為法以德宗為戒○三月丙戌淮東總所具到鎮江戶部大軍庫見錢會子等六十一萬一千九百一十五貫有奇揚州通判廳二萬六千八百四十四貫有奇遂州大軍庫九千三百二十一貫有奇計錢七十萬八千八百一十一貫有奇以鎮江務場十二年十二月終見在錢三十四萬四千二百四十一貫有奇計九十五萬二千三百二十貫有奇詔令於鎮江府大軍庫見在會子內依去年例取發一十萬貫赴封樁庫送納淮西總所具到池州大軍庫見錢會子五十萬四千五百五十五貫有奇詔令於池州酒息會子內取撥一萬貫就本州總數樁管湖廣總所具到襄陽府大軍庫二十一萬九千九百二十一貫有奇詔於內取撥會子一萬貫就本府認數

孝宗嘉熙十三年

椿官非朝日不得進且行支使○辛卯詔福建運判王師愈職事修舉除直秘閣再任○首四月庚戌讀陸贄奏議論度支折稅市草事狀蕭燧言自古聚斂之臣務為欺誕以術已能未有不法紛更制度者上曰天下本無事一人自擾之耳讀贄所論裴延齡蕭燧言君子未嘗不欲去小人然嘗為小人所勝如蕭望之為恭顯所勝張九齡為李林甫所勝裴度為皇甫鎛所勝上曰皇甫鎛亦延齡之徒也○是月詔沒官田產合拘收租課入常平違者科罪○五月己卯蕭燧奏讀陸贄奏議聖語上曰朕每見贄論德宗事未嘗不寒心正恐未免有德宗之失卿等可條具來上又曰德宗強明不肯推誠待下雖更奉天離亂終不悔悟此所以知其不振也上又曰德宗不明不能壓服臣下故當時藩鎮敢爾妄作○是月以進讀陸贄奏議終篇賜侍讀蕭燧等御筵及金器鞍馬上表稱謝各進謝恩詩○六月己未臣僚言臨安守臣將本府胥吏除合存留外罷逐一百五十餘人更有不曾根括不得姓名入盡行汰斥亦幾二百餘輩臨安在輦轂之下而吏輩額外增置私自存留如此其眾况四方郡邑之廣胥徒之冗何可勝計乞令提舉將州縣人吏照應紹興二十六年指揮存留正

額外其餘盡行罷逐其合存留之人不係過犯不經斷勒方許存役
 從之○秋七月己卯知廣州潘知言奏本州置局折賣鹽包係淳熙
 元年創置六年內方始計口給曆付民戶照不測點曆比較責罰其
 實鹽包之價比之監以減三分之一公私各便但給曆鈔考近於均
 數故拘回元贖頭買多或少聽從民便從之○是月令諸路州縣並
 以見錢會子中半交收上因言聞此間軍民不要見錢却要會子朕
 聞之甚喜但會子不可更增見在之數○閏七月己酉令淮浙提監
 約束逐州主管官遇亭戶納鹽在官須管即時秤下支還本錢不得
 縱容官吏招克如聽用以待監官饋遺宴集之用花帶以待監官秩
 滿畏懼之費等錢及上戶懇請折除等事並嚴覺察按劾仍許亭戶
 越訴○是月雨雹○八月乙亥朔日月五星聚軫○庚辰宰臣謝賜
 上諭梁克家等否泰陰陽之理冬夏一至之候陽生於子冬至夜半
 子時導迎陽氣入領是清心窒慾又論復卦王淮等奏人之一身與
 天地相為流通上曰人身一日便是天地一歲只是一身小天地大
 ○辛巳詔集英殿撰知隆興府程叔達久任閩寄治行有聞除敷文
 待制再任宰臣言叔達再任一年有半上以易地不如因任○辛卯
 孝宗海歷十二年

宋致奏乞約東州縣不得擅將苗稅折納價錢王淮奏莫更申嚴上
 曰不須得事貴簡而嚴若繁徒為文具○己亥進呈約束諸路納義
 倉米上曰亦不須得若有違戾自當行遣今後更不降指揮○九月
 庚午進呈戶部勘當到江西安撫等乞將上供米折納價錢上曰誰
 為此說食與貨自不同本是納米今教納錢不可○辛未知靜江府
 督儀之言知宜州王侃盡心知長乞優加旌別仍令再任
 詔王侃特轉一官減三年磨勘令再任○壬申翰林李士兼修國史
 洪邁奏竊以靖康之難諸王皆留京師唯太上皇帝持節河北用能
 光啓中與符一馬化龍之兆近者忽得欽宗遺翰石刻一紙於故相
 何原家蓋靖康元年閏十一月胡騎攻都城中外不可復通太上奉
 使至磁州而有王雲之變中夕還相州迤邐東如濟郵當是時東為
 開封尹首建元帥之議及在相位遂擬進蠟書之文其語云訪知州
 郡糾合軍民共欲起義此皆祖宗百年涵養忠孝之俗天地神示所
 當佑助撥到日康王可充兵馬大元帥陳亨伯充兵馬元帥宗澤注
 伯彥充副元帥同力協謀以濟大功欽宗批云依奏施行又批云康
 王指揮已黃帛書訖又批云康王指揮已付卿係黃帛書必已到蓋

會要 務 諭 務 意 事 醫 門 書

閏月十三日所行也欲乞行下何處家取索布之史館以彰示萬世
為災德復輝之符詔從之○是月詔求遺書○詔裁省百司冗食○
冬十月甲戌朔○是月仁和知縣陳德明坐賊汙不法免真次刺面
配信州其元舉主辛翁齊慶胃郭棟各貶秩三等○十一月辛亥進
呈陳居仁劄子乞略細務上曰說得甚好今之要務不過擇人才正
紀綱明賞罰更賴卿等留意却不須多降指揮徒見繁碎○甲寅進
呈司農寺已分委西倉糴事上曰此等文字便可自劄下凡指揮須
教人信而畏若是玩愒何補於事當取其大者要者留意至於小事
姑從闊略如除授監司太守卿等須當反覆留意上又曰少降指揮
不唯事簡又且人信所謂一舉而兩得之○庚午臣僚言切見舍人
祗候見以二十八員為額今先次供職及待闕者又二十三員猥併
為甚今又有旨吳公年除閣門祗候今額外供職欲望將上件指揮
特賜追寢自今或遇差役使侍者一皆杜絕蓋清其源所以重其選詔
從之○辛未進呈吳公年所審定裁減吏額上曰革弊以漸見其人且
依舊存留只是將不不作額最為良法不至拂人情今後經審定訖
逐旋進呈○是月山朝國史成至是進呈列傳及仁宗王牒三祖第

考宗 博熙十三年

梁 家 龍 相 汀 州 科 鹽 之 史

六世下宗藩慶系錄今上會書○梁克家罷相與在京官觀奏博議
○十二月辛巳臣僚言汀州科鹽之旨詔令漕臣趙彥操王師愈同
提舉應孟明措置閩奏彥操等尋奏汀州六邑長汀清流寧化則食
福鹽上杭連城武平則食漳鹽亦各從其俗耳夫食鹽者既異則鈔
法難於通行今欲將舊欠鹽錢盡與蠲放及減鹽價其所蠲舊欠與
所減鹽價本司却多方措置那允應補其數如此則州縣之力即日
可紓立價既平買鹽者眾私販遂息官賣亦行價雖減減以無所虧
是汀州與六邑歲減於民者二萬九千緡有奇減於官者一萬緡有
奇所補州用與所放舊欠又在此外加以利源不壅財力自豐救弊
之本無以尚此並從之○是月利州路機命振之
博熙十四年春正月丙午進呈真州運司乞展限收換銅錢上
詔號曰人相玩習全不成號令王淮等奏且教帥漕司措置如何上曰頗
降指揮人却不信今且教措置亦好又進呈陳公亮乞約束綱運之
弊上曰只是據一兩處行遣便得上賢不待賞罰自勤勉自知奉法
至於中人無賞罰不得但天下大抵皆中人指揮雖多無補只是賞
罰下愚之人雖賞不知所勸罰不知所懼欲賞罰豈可廢○癸丑詔

須後
法據
要

長寧軍消井監通許通入瀘州樂共城博望寨梅嶺板橋政和堡等
五處地分販賣以臣僚言長寧處計獨仰塩井下制置司措置而有
是詔○二月庚辰福州顯海諸寨皆係海道要害今必
檢乃有以陰官及雜流出身或素不知兵或年已垂老緩急不可倚
仗乞今後應沿海巡檢須武舉或軍功出身年未五十諳曉兵機行
陣之人方許注差送吏部看詳勘會欲先選曾經海道捕賊立功諸
會瓶水人次注武舉出身人如無即依見行法差注止不注流外出
身之人從之○是月以樞密使周必大為右丞相以參知政事施師
點知樞密院事○三月己未進呈兵部申李明等該慶典轉資上曰
拍揮使轉都虞候即止與轉行無害惟忠佐轉過即奏子下班祇應
不可放行○庚申中書舍人陳居仁言祖宗加意斯民見於役法尤
為詳備其後臣僚州郡申明衝改浸失法意乞下敕令所取祖宗免
役舊法并於戶部取括紹興十七年以後續拍揮本所官公共精加
精攷其有與舊法抵牾有即行刪去修為一書名曰役法撮要候成
後板頒之天下詔從之○丁卯權知臨江軍孫好修奏進士歐陽希
文妻廖氏死節事建炎紹興間寇起建昌號曰德笠剽掠城邑廖氏
孝之傳十四

報獲
此軍
當斬

與夫共挾姑趨山避之行至田中為賊所圍欲遂執廖氏廖氏正色
罵賊曰尔等死徒欲脅從我我決不能受辱厲聲罵賊不絕口賊知
不能即揮刀斫其兩耳及鼻賊皆解詔令臨江軍將廖氏墳
墓量加封護仍宣付史館○是月親試今人賜王容以下及第出身
有差○夏四月戊寅宰臣王淮等奏于江闕守臣上曰卿等商量須
得資望稍高者為之淮等奏張昞上曰昞在鎮江恰好又奏張子頌
上曰亦不須得在彼猶在此也○壬午進呈趙伯誠乞添差軍中屬
官差遣上曰軍中豈可添差虛費請給占破人從當時不合開端遂
使源源陳乞不已可降指揮除見任添差人許滿今任日後更不差
人○五月丁卯進呈鄧景申被獲逃走軍兵滿及二年乞放全分請
受上曰軍兵逃走首身為知改過自新所以二年放行全分請受如
逃走捉獲上禁軍依法當斬豈得二年放行全分有妨軍政所乞難
行○六月己卯進呈兩浙運司狀稱取會諸州得兩分數即便具奏
上曰教排日申恐有旱去與朕不知也○辛巳王淮等奏禮兩未應
上曰朕欲親詣六一宮燒香次至明慶淮等奏當此盛夏懼勞聖躬
上曰朕為百姓不憚出一日亦欲小民知朕此意○癸未王淮等進

香檮

和詳 應詔 封事

呈馬大同具折到臧否遲滯因依上曰欲行賞罰須是詔江戶提刑
 馬大同降一官○甲申車駕詣太一宮祈雨燒香次詣明慶寺○是
 日降御札付福建帥臣賈選等曰比日行都憲兩將幾月矣驕陽若
 此旱勢必廣永念遐遠朕心如焚令專遣人降香前去仰本路帥臣
 可於寺觀靈跡去處誠懇親往祈求至於禁壇之法亦可專用仍行
 下所屬州軍務推感應以寬顧憂○是月修文尚書陵在州茶陵
 縣從衡州之請也○秋七月丙午詔政事不修旱曠為虐可令侍從
 其諫兩省卿監郎官館職疏陳闕失及當今急務毋有所隱○已酉
 詔夏秋之交旱曠為虐深慮州縣弊事民間苦難於上聞致干和
 氣可令諸路監司各限半月條具聞奏○癸丑進呈應詔封事上曰
 所付下封事可令檢正都司逐一看詳有合施行事件開具申尚書
 省亦要幾求言不為虛文○是日進呈何澹封事說及省吏改易都
 司簽擬文字上曰是如此否卿等可自以意問之前後所改易者何
 事亦欲官吏各有所警○戊辰進呈監司具到州縣弊事詔付給舍
 看詳○是月振台契紹興府等州旱災○八月辛未謝雨上問歌雲
 漢之詩如何王淮奏如法○丁丑令應巡檢下士兵不許差充撓送

孝宗 淳熙十四年

揀汰 聖筆 之效

關設 事堂

王淮奏石萬等所造曆與淳熙戊申曆差兩朔又淳熙曆十一月
 下弦在二十四日恐曆法有差上曰朔豈可差朔差則所失多矣可
 令禮部大常寺秘書省參定以聞○十二月己卯同知趙雄奏昨日
 大閱器甲鮮明紀律嚴整十萬之眾一少壯上曰前此虞允文行
 揀汰之法其初謗議紛然今諸軍皆無老弱乃見成效雄奏凡造事
 之初眾口難一唯聖明不惑乃能集事○乙酉制司言夔路大寧監
 四分鹽逐年科在恭涪等八州委是擾民已據運司措置止就夔州
 以時交賣誠為利便所有虧錢除以金銀高價對折及運司抱認外
 餘錢引一萬五千道已據總所將淳熙十一年十一年十二年分並
 行抱認乞行下總所將淳熙十四年以後年分所虧依已前二年躉
 例永遠抱認庶幾八州得免科抑從之○是歲詔諸路提舉截自今
 後拘到沒官田產置籍估賣其價錢拘收取旨

淳熙十五年春正月戊戌開議事堂以內東門司改充命皇太
 子隔日與宰執公裳繫鞋相見議事如有差擢在內館職在外部刺
 史以上乃以聞○甲辰進呈除諫官典故先是上出林栗劄子諫諍
 之官尚有關員居其官者往往分行御史之事至於箴規闕失寂無

置左
閣拾遺

朝覲
命太
子侍立

聞焉乞親擢端方質直言行相副堪充補闕拾遺者召見而命之以
遺補為名不任外効之職上曰朕每欲增置諫員但以言官多任意
論人向者初除臺諫人已預知必論其人既而果然若諫官止於規
朕過幸朝廷闕政誠合古人設官之意卿等更且考求前代與置本
末以聞至是王淮等具到唐六典所載與本朝舊制進呈上曰朕案
聞闕失若諫官專是規正人主不事押彈雖增十員亦可卿等便擬
拍揮來既而詔復置左右補闕拾遺光宗即位罷之○江西運判宋
若水言照得本路旱傷江州與國軍為重乞將第四等五等入戶漕
熙十一年十二年以前殘欠苗稅并第五等淳熙十四年見欠夏稅
錢帛權與倚閣候將來豐熟逐旋帶納及將江州與國軍隆興府吉
贛州臨江建昌南安安豐撫州安樂縣未解本司十一年十二年錢共
四萬六千七百一十餘貫米三千六百餘石並與免解從之○乙巳
上諭宰臣曰皇太子參決未久已自諳知外方物情自今每遇朝覲
令皇太子侍立

昔堯以天下与舜必先歷試諸進至舜之命禹亦必
丁寧而告戒之蓋神聖之重庶務之繁非可以嘗試為之也
承高宗之付託臨御二十八年一日有倦勤之意嘗幸而後之

表
獻
李

免一
年聖
節進
奉

論
田
農
蔡

子乃先開議事堂俾之參決其望之重矣雖曰聖子生知
之生不待李而能至是聞見益廣情偽畢分曾未旬日書早已有
請知外方物情之喜口久習慣宜曰小補之哉然則今日統之以
美治功之盛豈得於家法之傳其視舜禹尤有光焉
於是太常少卿兼上諭德尤表獻言于太子曰大權所在天下之所
爭趨甚可懼也願殿下事無大小一取上旨而後行情無厚薄一付
眾議而後定又曰利害之端常伏於思慮之所不到疑間之萌常闕
於隄防之所不及儲副之位止於侍膳問安不交外事撫軍監國自
漢至今多出權宜事權不一動有觸礙乞俟祔廟之後使行懇辭以
彰殿下之今德尋以胡晉臣兼諭德鄭僑兼侍讀羅點兼侍講○進
呈戶部申會慶節諸州軍合有進奉上諭呈太子曰朕與免二年如
何王淮奏此一項錢物幾及十六萬緡係屬戶部歲計上曰可用封
椿庫錢撥還戶部自十七年為始依格進奉如諸路循例科斂充他
用委御史其憂覓察彈奏○辛亥樞密院奏事因論及方有開措置屯
田上宣諭施師點等謂二十餘年不用兵一旦使之屯田不知樂從
否師點等奏軍兵久佚初令服田必以為勞才過一二年人得其利
安得不樂上曰如此必須樂從卿等更可詢訪師點奏屯田本意非

止積穀蓋欲諸軍布在邊鄙緩急有以爲用上曰此乃寓兵於農之意○辛酉進呈醫官劉確降官文字上曰劉確爲供進太上皇帝醫藥不謹此非他比可於遙郡上降兩官不許叙復上諭皇太子曰祖宗朝醫官無除遙郡者不可不知○二月丁丑禮部郎鄭僑言淮東鹽場人戶各有官給煎柴地不許耕種年歲既久亭戶私自開墾自淳熙四年以來按其所耕之地復畝而稅之十取其五名曰子斗價錢悉歸公庫歲約可得二萬緡緣此亭戶肆意開耕遂致樂新減少妨廢鹽業臣昨任提舉日嘗罷收子斗價錢禁約亭民將已耕過地不得布種今已累年慮禁戢不謹此弊復興乞令監司覺察從之○庚辰樞密院進呈趙汝愚李大正奏黎州買馬乞照舊法不拘尺寸上曰所引舊法是紹興間舊法或京師舊法黃洽等奏係是祖宗時舊法上曰祖宗時有西北馬可用黎馬止是羈縻今則黎馬分作戰馬如何不要及格尺所乞難行○三月辛酉樞密院言臣僚奏紹興初吳玠楊政畫蜀漢之地以守自散關以西付之玠梁洋付之政蜀中諸邊散關爲重願與二三大臣講求向來蜀中守邊舊法奉旨令制置司同都統司照應前後所降指揮公共相度經久利便聞奏據

孝宗 淳熙十五年

警 須 察

興元都統制彭杲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鳳州地界隸屬西路安撫所管淳熙二年間得旨鳳州係興元管認見今每年兩司差撥官兵守把切詳大散關一帶邊面係對境衝要來路最爲重害兼緣鳳州郡事見係文官即與屯守之兵各無統臨亦非本司號令所及緩急之際議論不合或有垂違即設國事乞依已降指揮將本州知州令本司選擇奏辟彈壓戍兵措置邊面詔彭杲於統制官精選公慮請練邊防民政之人具名聞奏其鳳州緩急應接一節仰照應所奏施行○是月葬高宗于永思陵四川制置司奏陝西秦川百姓聞高宗之喪皆戴白巾○夏四月丙戌相高宗以呂頤浩趙鼎韓世忠張俊配饗廟庭○詔曰朕昨降指揮欲續經二年群臣屢請御製易服故以布素視事內躬雖有俟過祈廟勉從所請之詔然稽諸禮典心實未安行之終制乃爲近古宜體至意勿復有請於是大臣乃不敢言蓋三年之制斷自上心奉千載廢墜之典不爲浮議所搖廟號曰孝不亦宜乎是時執政近臣皆主易月之議諫官謝諤禮官尤袤知其非而不敢爭惟勅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嘗上書贊上之決且言將來社廟畢日乞預降御筆截然示以終喪之志杜絕朝臣方來言易月令

厚 意

厚 意

厚 意

拜有奏請力全聖孝以示百官以刑四海上願納用

禮後世尊之喪紀遂廢晉武欲申私慕竟奪於裴榮傳元之說元魏孝文能依古制猶未合於亮陰遇密之禮其餘無足議也然漢文之制輕重三等漢人用之三十六日而釋服魏晉以來未論月而葬既葬而除隨宜增損初無定說以日月之論發於應劭陋儒習之其後遂斷為二十七日之制先王之制既已大壞出之漢制亦非舊章雖有明智之君賢哲之輔憚於更張因循相襲良可嘆已壽皇皇親之孝根於天性事上之敬發於至誠雖聖躬以不致之年群臣屢致易服之請而睿志先定斷然不疑山陵已事退奉几筵縵經三年以終夜制十載以來一人而已於哉聖哉

○五月丙申朔進呈司謙之差遣上曰司謙之恐是初官如此則不要放行上顧太子曰切不可啓此僥倖之門太子奏能倖之門啓之則便有攀援源源而來誠不可啓○戊申左司郎中王正已奏臣輒以已見採撫事實撰成皇帝聖德孝感記仰惟高宗聖神文武憲考皇帝誕受天命紹開中興因時制宜繼好息民海內安靜功成不居傳授聖子陛下繼志述事盛德日新以天下養者二十有六年泊駕雲大清陛下哀慕罔極正歷代之失復三年之制群臣懇祈莫回聖意固已冠絕今古乃三月甲寅靈駕發引先是數日雲陰四垂時

孝宗 鴻曆十五年

聖 已撰 王正 已撰 聖 已撰

間作滄淖沒足行者病之壬子海真益甚癸丑之夕載陰載陽四載既作天宇澄霽望舒開明星宿清潤乾端坤倪星露無隱遺奠禮成龍輅不濡大輿安行仗衛儀物肅陳嚴殿辨奇舒而前行列整暇登舟濟江朝波不驚祥風瑞煙以助安濟波神川后髮髻畢出發奔羽衛咸效厥職施師奏功如履平陸泊至陵所人不告勞自時厥後凡大典禮曰賜而賜巧相附會臣工執事進趨恭肅登降唯謹略無沾服失容之患億兆臣民踴躍贊慶稱未曾有傳之裔夷畏仰歸命臣切聞之莫之為而為者天也夫風雨晦明豈係人謀所能力致凡陛下志之所向無不景從所謂先天而天弗違者得非陛下聖孝上通神明感格之明效歟臣濫與朝列親逢盛旦雖不學無文亦知所以歸美之報而繪畫天地模寫日月無益於廣大高明審矣然區區之忠自不能已臣不勝至願願降睿旨官符史館以昭示無極謹拜手稽首撫其實而為之記詔從之○戊午浙西提舉石起宗言秀州海鹽縣蘆溼場催煎官蔡漢哀斂亭戶不能舉職乞與嶽廟上曰此不可與嶽廟須是放罷仍令吏部契勘蔡漢得差遣年月日侍郎為誰吏部供到係賈選上曰選已罷去姑已之此後吏部如銓量刑尉等當

沈清 王淮 羅相 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取之奸妄

知所警○庚申殿侍冷世光言縣令親民之選昨吏部措置被按發
放罷之人滿半年方許參部不許注繁難大縣止注小縣小縣之民
何罪焉乞令吏部遵守淳熙五年指揮凡經彈劾之人且與祠祿知
縣曾經放罷平年後亦且與嶽廟兩次作縣兩經罷黜者不得再注
親民差遣詔吏部將見行條法并節次指揮看詳措置○是月王淮
罷相從所請也判衢州尋奉祠特敕令所刪定官沈清臣因對為上
言陛下臨御以來非不論相也始也取之故老重臣既而取之蒼生
舊傳或取之詞臣翰墨或取之時望名流或取之刑法能吏或取之
刀筆計臣或取之雅重詭異或取之行實自將或取之跼跂誕慢或
取之謹畏柔懦或取之狡猾俗吏或取之勾稽小材始也取之奸妄
請詐揭然空鄙之夫而卒也任之隨順柔懦委靡無自立之志既取
之又任之又從而躰貌之未嘗不注意也然皆非相也間有度量沉
靜而經畫甚淡心存社稷而材術似疎表裏忠謹而規制良狹其他
則必空疎敗以鄙猥敗以欺誕敗以奸險敗以浮夸敗以貪墨敗以
謹詐敗以委靡敗若此者豈所謂相哉甚至於設國有大可罪者海
泗國家之故地也私主和議無故而棄之夷虜騎兵天子之宿衛也

孝宗淳熙十五年

詔測 法驗 減官 食元

不能進取無故而移之金陵汲引狂誕浮薄之流以充塞正塗擅開
假倖權廢之門以自固高位而今也循背前轍浸成欺弊國有变故
略無建明事有緩急曾不知任然則焉用彼相哉○禮部言國學進
士石萬井楊忠輔拍溥熙十五年太史司所造曆日差忒事得旨令
參定以聞今據石萬等造成曆與見行舊法不同乞以其年六月二
日十月晦日月不應見而見為驗及指陳淳熙曆下弦不合在十一
月二十四日及差五六月減日日辰詔尤袤宋之端監視測驗○先
是詔省減百司冗食至是共裁減七百二十五人從吳澳之奏也○
六月戊辰進呈給事中鄭橋奏為王良輔免呈試仰惟陛下創立法立
制黎然當於人心可萬世通行而無弊者文臣出官銓試武臣出官
呈試是也歷歲以來有司謹守奉行偶緣淳熙十一年有進義副尉
何大亨者以蔭補出官自陳元係效用人乞免呈試參部遂蒙特旨
與免此弊一開迺相攀援遂使一時特旨直作永例在法免呈試者
惟江海戰船立功補官之人及諸軍揀汰離軍之人則法許免呈試
即未嘗有初投效用後因蔭補出官與免試參部之法也若曰彼嘗
從軍何必呈試此則法之所在又不容以幸免也使彼果精於武藝

不許
武臣
免呈
試

嘉
鍾專
對

朱
對

則呈試之頃又何畏而求免乎今若聽其展轉相承用例廢法則他
徼幸之徒必有竄名冒籍於軍伍之中以為免試張本者臣望申嚴
此法自王良輔始將持免試指揮更不施行仍詔有司恪守成法上
問從軍人如何出官免得呈試周必大等奏舊法呈試中方得官
淳熙十年放行曾經從軍免試一兩人遂以為例上曰鄭僑繳章說
既曾從軍自合習熟武藝何憚呈試如赴呈試不得前此從軍所習
何事此說甚當可依舊法施行○壬辰報謝使回程先數日前上宣
諭京鏜昨在京師學執不肯聽樂住了十日此一節可嘉尋常人多
說節義須遇事方見至是進擬使副轉官上曰京鏜專對可嘉當轉
兩官劉端仁亦比與周必大等奏不必問轉官在聖意除權可也上
曰只依例轉官便從除權上又曰此事類是京鏜若劉端仁所謂因
人成事者京鏜則毛遂也京鏜便除侍全劉端仁亦當稍旌別可令
密院進擬除環衛官於是詔京鏜除權工部侍郎○是月兩電○朱
熹被召入奏自言近年以來刑法不當輕重失宜甚至係於人倫風
化之重者有司議刑亦從流宥之法則夫理民彞幾何不至於泯滅
又言提刑司管催經總制錢起於宣和末年合罕用兵權宜借畫自
孝宗淳熙十五年

林栗
奏朱
熹
對

後立為比較之說甚至災傷檢放倚閣錢米已無所入而經總制錢
獨不豁除州縣之前熬何日而少紓斯民之愁嘆何時而少息又言
江西科罰之弊未言陛下即位二十有七年而因循在再無尺寸之
效可以仰酬聖心嘗反覆而思之無乃燕間濩篋之中虛明應物之
地天理有未純人欲有未盡天理未純是以為善未能充其量人
欲未盡是以除惡不能去其根一念之頃公私邪正朋分角立交戰
於其中故躡貌大臣非不厚而使嬖側媚得以深被腹心之寄寤寤
羨慕非不切而柔邪庸緣得以竊廊廟之權非不樂聞公議正論
而有時不容非不欲聖譏說殄行而未免誤聽非不欲報復陵廟
恥而不免畏怯苟安非不欲愛養生靈財力而未免歎息愁怨凡若
此類不一而足願陛下自今以往一念之頃則必謹而察之此為天
理邪為人欲邪果天理也則敬以充之而不使其少有壅遏果人欲
也則敬以克之而不使其少有凝滯推而至於言語動作之間用人
處事之際無不以是裁之則聖心洞然中外黜徹無一毫之私欲得
以介乎其間而天下之事將惟陛下之所欲為無不如志矣豈日除
兵部郎官熹方以足疾辭未供職本部侍郎林栗前數與熹論易西

銘不合至是遣部吏袍印迫以洪職喜以疾作在告遂疏喜欺慢即
有祠命太常博士葉適上疏辨之略曰考乘之辟始未參驗無一實
者至於其中謂之道學一語則無實最其蓋自昔小人殘害良善率
有指名或以為好名或以為立異或以為植黨近又創為道學之目
鄭丙唱之陳賈和之居要路者密相付投見士大夫有稍務潔脩粗
能操守輒以道學之名歸之殆如喫菜事魔景迹犯敗之類往日王
准表裏臺諫陰發正人蓋用此術或云適此疏不果上於是胡晉臣
劾栗併罷之○賑臨安飢○秋七月癸丑上出戒諭閣中御札一紙
宣示皇太子與黃洽等令閣中留意軍務母事交結以邀時譽之意
洽等奏陛下於諸將或長或短無有不知上曰諸將長短朕皆備知
因其受病處鏡之使知警懼耳○是月振諸州水災○八月甲子朔
日有食之○是月湖北運判孫紹遠朝辭上曰祖宗時廣西蓋如何
對曰係官賣上曰若廣西客鈔可行祖宗已行了紹遠又奏鈔法蠹
國害民上曰所聞不一因卿言而得其真○九月辛丑大饗明堂先
是輔臣進呈禮官申請明堂畫一上曰配位如何周必大言禮官昨
已申請高宗凡筵未除用徽宗故事未應配坐且當以太祖太宗並

配他日高宗凡筵既除自當別議大抵前後儒者多因孝經嚴父之
說便謂宗祀專以考配殊不知周公雖攝政而主祭則成王自周公
言之故曰嚴父耳晉紀瞻咨秀才策曰周制明堂宗其祖以配上帝
故漢武帝以上明堂捨文景而遠取高祖為配此其證也留正言嚴
父莫大於配天則周公其人也是嚴父專指周公而言若成王則其
祖也上曰有紹興間典故在可以參照無疑○庚申上宣諭皇太子
曰當今禮文之事已自詳備不待講論唯是財賦未甚從容朕每思
之頃是省却江州或池州一軍則財賦稍寬若議省軍則住招二年
以數便少却將餘人併歸建康事亦有漸富今天下財賦以十分為
率八分以上養兵不可不知○黃洽等奏許浦水軍統制胡世安近
到都下備言許浦一軍本在明州定海後因移駐許浦是時海道水
深可以泊船後來潮沙淤塞遂移駐在觀運人船相去近二百里
里遇有緩急如何相就合依舊移駐定海上曰說得極是定海南
之衝下瞰山東此用舟師之便當時自是不合移屯卿等更且熟議
○是月錄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冬十月
放行中興初節義顯著之家合得恩數令吏部開具奏聞○冬十月

乙修
治太
湖隄

趙伯
湯言
廣西
鈔法
弊

丙寅知湖州趙恩言湖州實蹟太湖有限為之限制且列二十七浦
縱引導湖水以溉民田因各建斗門以為蓄泄之所視旱潦為之啓
閉去歲之旱高下之田俱失露既委官訪求遺迹開濬浦澮不數日
間湖水通徹遠近獲利而於斗門因加整葺乞詔守臣逐歲差官親
詣湖隄相視開濬浦澮補治斗門庶幾永久從之○已巳廣西提調
趙伯湯奏本路鈔法五弊且曰曩者建議之臣以官般官賣科數百
姓害及一路於是改行鈔法上以足國下以裕民莫不以為便今六
年矣諸郡煎熬益甚民旅困於科抑名曰足國實未嘗足名曰裕民
實未嘗裕所最可慮者緣邊及近裏州軍兵額耗減已極更不招填
所在城壁頽圯無力修築卒有緩急何所倚恃臣嘗徧詢吏民向者
官般官賣之時廣西諸郡誠有科數百姓去更然不過產塩地分所
謂高化欽廉雷五州是也海鹽塩賊不肯買故有科抑如靜江鬱林
宜欽柳象昭賀桂藤邕容橫貴潯賓近裏一十六州去塩場遠若非
官賣無從得塩舊時逐州稅是置鹽出賣民間食用樂然就買不待
科抑自改行鈔法以來近裏一十六州稅損於官無補於民民食貴
塩又遭科抑鈔之苦必海五州雖名賣鈔其情實一分食塩元不曾

孝宗 淳熙十五年

蔡
牽執
其議
見客

曹
慶
新
見
陳

禁取計口計口科擾如故劫謂今日之法正當講究必海五州利病
杜絕科數不當變近裏一十六州官般官賣之法詔令應孟明朱勝
顏同林出相度條具聞奏○戊子古傑奏祖宗之時士尚恬退張師
德兩請宰相之門返遭讒議置若今日紛紛至水自來甚諫之門獲雜尤
甚終日酬對亦且厭苦而無說以拒其不臣願明詔在廷止遏奔競
其有數事于謁者宰執從而抑之臺諫從而糾之至於私第謁見之
禮一切削去果有職事未時自許相見庶幾在上者可以愛惜日力
不為賓客之所困在下者可以恪恭職業不為人事之所牽詔從之
○已丑司農寺言臣僚劄子切見豐儲倉初為額一百五十萬石不
為不多然積之既久寧免朽腐異時緩急必失指擬乞下戶部司農
寺相度以每歲諸州合解納行在米數若干及諸處坐倉收糶數若
干預行會計以俟對允不盡之數如常平法許其於陳新未接之時
擇其積之久者盡數出糶俟秋成日盡數補糶則是五十萬石之額
永無銷耗此亦廣儲畜之策也從之○是月置煥章閣藏高宗御集
○中書舍人鄭倫充賀正旦使閣門張時修副之以歲暮抵燕時虜
主病已篤傳旨令就東上閣門進書僑與時修力爭以為東上閣門

鄭憲
不廢
命

者乃臣僚進獻表章之地本朝皇帝國書豈當於此投進往復爭辯
至漏下十數刻乃令且就館相持至元日晡忽傳其主之命以使人
欲面進書今已過期可遣還明日虜主告殂使還未至光宗皇帝已
受禪橋遷給事中見上再三稱獎以為不辱君命他日侍從官見北
宮壽皇顧橋曰卿守節不屈舉措得宜朕甚嘉之○十一月丙申宰
執進呈文字間上謂皇太子曰恩數不可汎濫將來皇太后慶八十
與朕慶七十相近若是恩例太沈添多少官如皇太后慶壽只得推
恩本殿官屬方是○甲辰進呈臣僚奏近者百執事輪對鮮見車章
累劄猥及細微欲自今凡有輪對及鮮見並不許過三劄若軍國利
害事大駭重者不拘於此上曰輪對官說此其當上殿官多是論事
不務大駭以至瑣屑或事有成憲者一一奏陳以多為能無益於事
自今只用三劄○壬子進呈揚偉上書言廣西州郡役使士丁之弊
上曰既是爰有約束不得差使士丁何用申嚴便可取問違矣去處
上謂皇太子曰後次有如此等事便須直行不必再申嚴徒為文
具○十一月先是朱熹以奉祠去至是再召熹再辭遂併具封事投
匭以進其略曰今天下大勢如人有重病內自腹心外達四肢無一
孝宗 淳熙十五年

朱熹

朱熹
論君
心及
六事

毛一髮不受病者臣不暇言且以天下之大本與今日之急務為陛下
下言之蓋大本者陛下之心急務則請翼太子選任大臣振舉綱維
變化風俗愛養民力修明皇政六者是也古先聖王兢兢業業持守
此心雖在紛華波蕩之中幽獨得賢之地而所以精之一之克之復
之如對神明如臨淵谷猶恐心黨微之間或有差失而不自知是以建
師保之官列諫諍之職凡飲食酒漿衣服次舍器用財賄與天官官
宮妾之政無一不領於冢宰一使其左右前後一動一靜無不制以有
司之法而無纖芥之隙時自之須得以隱其毫髮之私陛下之所以
精一克復而持守其心果有如此之功乎所以脩身齊家而正其左
右果有如此之效乎宮省事禁臣固不得而知至於左右便嬖之私
恩遇過當狂者淵譏說抹之流勢熾熏灼傾動一時今已無可言矣
獨有前日臣所開陳者雖蒙聖恩委曲開譬然臣之愚竊以為此輩
但當使之守門傳命做掃除之役不當假借崇官長使得逞邪媚作淫
巧於內以蕩上心立門庭招權勢於外以累聖政臣竊聞之道路自
王抃既逐之後諸將差除多出此人之手陛下竭生靈膏血以奉軍
旅而軍士顧乃未嘗得一温飽是皆將帥巧為名色奪取衣糧肆行

言

言東

貨賂於近習以圖進用出入禁闥之心之臣外交將帥莫為欺蔽以至於此而陛下不悟反寵暱之以是為我之私人至使宰相不得議其制置之得失給諫不得論其除授之是非則陛下之所以正其左右者未能及古之聖王明矣至於輔翼太子則自王十朋陳良翰之後官僚之選號為得人而能稱其職者蓋已鮮矣而又時使邪佞保薄關冗庸妄之輩或得參錯於其間所謂讀亦姑以應文備數而未聞其有箴規之效至以從容朝夕侍遊燕者又不過使臣宦者數輩而已夫立太子而不置師傅實為無以發其陰謀親交享德樂義之心獨使春坊使臣得侍左右則無以防其戲慢燥悍苛羨雜進之害宜討論刑典置師傅賓客之官去春坊使臣而使春坊無子各復其職至於選任大臣則以陛下之聰明豈不知天下之事必得剛明公正之人而後可任哉其所以常不得如此之人而反容蘇夫之竊位者直以一念之私未能徹其私邪之蔽而燕私之好便變之流不能盡由於法要若用剛明公正之人以為輔相則恐其有以妨吾之事實害吾之人而不得肆是以異論之際常先排擯此等實之度外而後取凡疲懦軟熟平日不敢直言正色之人而揣摩之文於其

孝宗淳熙十五年

言命

言命

言命

中得其至庸極陋決可保其不至於有所妨者然後舉而加之於位是以除書未出而物色先定姓名未顯而中外已逆知其決非天下之第一流矣至於限肅紀綱變化風俗則今日宮省之間禁密之地而天下不公之道不正之人顧乃得以窳冗盤據於其間而陛下目見耳聞無非不公不正之事則其所以善善銷惡使陛下好善之心不著疾惡之意不深其害已有不可勝言者矣及其作奸犯法則陛下又不能深割私愛而付諸外廷之議論以有司之法是以紀綱不能無所撓敗紀綱不振於上是以風俗頹弊於下蓋其為患之日久矣而浙中為尤甚夫率習為軟美之態依阿之言以不分是非不辨曲直為得計甚者以珠玉為脯醢以契券為詩文字宰相可陷則陷宰相相近習可通則通近習惟得之求無復廉恥一有剛毅正直守道循理之士出乎其間則群議叢排拍為道學而加以矯激之罪十數年來以此二字禁固天下之賢人君子復如崇觀之間所謂元祐學術者排指詆辱必使無所容其身而後已嗚呼此豈治世之事而尚復忍言之哉至於家養民力修明軍政則自虞介父之為相也盡取版曹歲入窠名之以苛指斷者號為歲終羨餘之數而輸之內帑願以

帝言

將焉

朱言
不果

其有名無實者請其久空軍簿籍不可催理者還版書以為內卷
 之籍將以借他日用兵進取不時之須宰相不行以式貢均節其出
 入版曹不得以簿書為考其在亡曷嘗聞其能用此錢以易胡人之
 首如太祖皇帝之言哉徒使版曹闕之日其督趣日峻造為比較監
 司郡守最嚴之法以誘賢之於是中外承風競為肯急此民力之所
 以重困也諸將之求進也必先培克士卒以殖私財然後以此自結
 於陛下之私人而祈以注登望於陛下之貴將貴將得其姓名即以
 付之軍中使自什伍以上即以保明指其材武堪任將帥然後具奏
 詣為牘而言之陛下之前陛下但見其等級進先案牘具備則誠以
 為公薦而可以得人矣而不知其論價輸錢已若晚唐之債帥矣夫
 將者二軍之司命而其選要之方非刺如此則彼智勇材略之人孰
 肯抑心下首於宦官宮妾之門而陛下之所得以為將帥者皆庸夫
 走卒而猶望其備明軍政之勤士卒以強國勢豈不誤哉凡此六事
 皆不可緩而本在於陛下
 一精勞力以求正夫六事者亦將徒為文
 私欲以介乎其間則雖欲
 具而天下之事愈至於不
 可為矣疏入夜漏下七刻上已就寢亟起

孝宗淳熙十五年

執政
指道
李為
周必
大留
王孟
相

朱燭讀之明日除主管太乙官兼崇政殿說書時上已有倦勤之意
 蓋將以為燕翼之謀嘉其草奏疏言講學以正心修身以齊家遠使
 雙以近忠直抑私恩以抗公道明義理以絕神奸擇師傅以輔皇儲
 精選任以明財統振紀綱以厲風俗節財用以固邦本修政事以擴
 夷狄凡十事欲以為新政之助會執政有指道學為邪氣者乃辭新
 命除秘閣修撰仍奉新祠遂不果上

淳熙十六年春正月壬辰朔○以周必大留正為左右丞相王

蘭參知政事尚卿同知樞密院參知政事蕭燧兼樞密院未幾
 奉祠○壬寅先是命蕭燧經略應嘉明等實鹽法利害至是孟明
 奏鹽鈔抑勒民力流毒一方欲得復舊以解愁怨上曰初議行此事
 時先差胡庭直去商量非不詳密往往只是符同詹儀之之說今為
 所設於是臣僚訟別乞將儀之重賜賞責速行下俾聽從民便並依
 舊法施行勘會鹽法口別作施行切留儀之落職罷官送袁州居住○
 運判朱瞻頤等奏令西塩名曰客鈔元無各也自乾道間變法富
 西天業無復客西矣今鈔以客為名乃強稅力之家使之承認至於
 破家而止尋之

事以
之

宣諭

內

晉

西

檢

內

隆

出

光宗

即位

軍司馬表曰... 宣諭... 內... 晉... 西... 檢... 內... 隆... 出... 光宗... 即位... 宣諭... 內... 晉... 西... 檢... 內... 隆... 出... 光宗... 即位...

旬日間禪位于皇太子退就休養以垂高宗三年之制有公施行事

卿等可一面理會進主○編紹興府和買納西萬匹之半○二月

西明日有食之○蔡懋亦尚書左司員外郎制詞有曰朕仰惟壽皇

屬精庶政二十有八年無一日怠乃壬戌遜位辛酉猶自除吏爾其

一也○壬戌內降詔書略曰爰自名真以來勉親聽斷不得日奉先

帝之几筵躬行聖母之令省皇太子仁孝聰哲久司七卷軍國之務

歷試蒙決且付大寶撫以萬邦俾予一人獲蒙重親之心永膺天下

之養皇太子可即皇帝朕稱太上皇移居重華宮文武百僚聽詔

拜舞訖赴殿庭立班皇太子即皇帝位自內出至御榻側拱手立應

奉官以次稱賀內侍固請皇太子就坐皇太子固辭內侍扶掖至于

七八略就坐復興次率百僚稱賀皇帝即位禮畢二省樞密院

官升殿奏事皇帝亦立聽之班退至尊壽皇聖帝直駕如重華宮

加之事然夷考當時有陸詒之命有故卜之請有出好與戎之戒

則其事始亦有難焉者執如今日聖父傳統聖子繼軌長受一堂

光華三葉朝觀謳歌無所避而知歸禮樂法度有所襲而承昔

勤非有迫於菴斯之年釋負蓋欲及夫事親之心無在昔之所難

有後世之莫及全休具美昭施固極皇年盛哉意德壽壽三聖人

授受之事孔子蓋聞而知之乃因物言首以再謀致其事焉已詳

至書論終篇篇記執中相命之語猶憶昔年而致意誠以盛德之事

昭耀萬世贊揚無盡自應不一書而足况臣等親見今日尊壽之

盛故編景之次所以拜手稽首三誠三獻而益不能自已也

高宗即位六年而尊壽皇聖帝尊號皇帝曰至尊壽皇聖

帝皇后曰壽成皇后○赦○上壽聖皇太后尊號○詔求言壽皇聖

前年執各言事○下戒勸詔○詔職事官日輪面對用紹興二年三

十二年之制其後秘書郎兼權吏部郎官鄭湜因轉對首言三代以

還本朝家法最正一日事也二曰齊家三曰教子此家法之大經也

自昔帝王雖日天下之富而不以天下養其親惟高宗享天下之養

壽皇躬天子之孝二十有七年人無間言此聖賢之所難也陛下率

而行之當如壽皇然後無愧也本朝歷世以來未嘗有不肖之子

過宗家法取嚴子之持守最謹也之家待也○故每

復論
節
三

宣諭

宣諭

宣諭

調 秘此

進見有明志意不違

之日或至多

未嘗身

之人與王親狎如父如簡一日暴之十日

陛下盡事親之道以全主之大孝敬多法之義以正內治之紀綱

明教子之方以壽萬世之本本又曰竊聞道路之言或謂呂中燕飲

類併費用倍加便嬖使令往親昭中外章奏付出租緩烟陛下奮

發乾剛一洗積習有燕飲御用度親工人勤自覽○三月皇子擴進

封嘉王○夏五月周必子羅相判澤州未幾奉祠○秋八月戊子朔

詔侍從各言時政得失○九月詔今後有試定以二月一日引試○

冬十月詔大臣裁節冗弊○十一月詔遵祖宗成憲用何澹之請也

應破例之事斷不可濫○是歲唐王雍死時為大定之二十九年雍

即衰也仁厚不用兵北人謂之小堯舜其太子允恭早卒立其孫璟

明年改明昌元丙辰改永安辛酉改泰和泰和三年始以繼本朝定

為一德蓋不數遷人也

立孫雍馬相大周王封皇子

宋文續資治通鑑卷之二十七

淳字淳熙

